



光緒順天府志

人物志
先賢十二

ル 5
1481
49



門外 6
孫 148
卷 49

門外 5
1481
46



人物志十一
光緒順天府志一百一

先賢十一
黃岡洪良品纂江陰繆荃孫覆輯

國朝

劉獻廷 牛鍾 王文雄

井焜 黃叔琳弟叔璈 崔恂

馬侗 賈銖子登賢 高元愷

王澤博 張楨 朱一鳳

陳謨 吳履中 郎大乾

何國宗 陳儀 史全義

張化光 紀達宜 陳浩

劉佐 張肱 陳瑞

劉順 杜通文 鍾晚子光豫

順天府志一百一

金 鎔

艾子誠

劉文燦

孫錫

何 琇

國朝

劉獻廷字君賢號繼莊大興人幾輔詩傳十六先世本吳人以官太醫遂家順天獻廷復寓吳中其學主於經世自象緯律厯邊塞關要財賦軍政之屬旁及岐黃釋老家言無不窮究崑山徐尚書乾學好士多藏書大江南北宿老爭赴之獻廷遊其間別有心得萬徵君斯同於書無所不讀獨心折獻廷引參明史館事顧祖禹黃儀長於輿地亦引獻廷參一統志事獻廷謂諸公考古有餘而未切實用其論向來方輿書大抵詳於人事而天地之故概未有聞當於疆域前別添數則先以諸方之北極出地為主定簡平儀之度別為正切線表而節氣之後先日蝕之分秒五星之陵犯占驗皆可

推矣諸方七十二候各各不同如嶺南之梅十月已開桃李二月已開而吳下梅開於驚蟄桃李開於清明相去若此之殊今世所傳七十二候本諸月令乃七國時中原之氣候今之中原已與七國時不合則厯差為之今於南北諸方細考其氣候取其核者詳載之為一則則天地相應之變可以求其微矣燕京吳下水皆東南流故必東南風而後雨衡湘水皆北流故必北風而後雨山水之向背分合皆當按籍而列之而風土之剛柔暨陰陽燥濕之微可次第求矣諸方有土音又有俚音蓋五行氣運所宣之不同各譜之為一則合之土產則諸方人民性情風俗之微皆可推而見矣其論水利謂西北乃二帝三王之舊都二千餘年未聞仰給於東南何則溝洫通而水利修也自石劉雲擾以訖金元人皆草草偷生不暇遠慮相習成風不知水利為何事故西北非無水也有

水而不能用也不爲民利而爲民害旱則赤地千里潦則漂沒民居無地可瀦無道可行人固無如水何水亦無如人何虞學士始奮然言之郭太史始毅然行之未幾竟廢三百年無過問者有聖人出經理天下必自西北水利始西北水利莫詳於水經酈注雖時移勢易十猶可得六七酈氏略於東南人以此少之不知水道之當詳正在西北擬取列史中關於水利農田戰守者各詳考其所以附以諸家之說以爲之疏俾施行者有所考鏡又言聖王之治天下自宗法始無宗法天下不可得治宜特爲一書以發明之又謂綱目非紫陽親筆故多迂而不切而闕繫甚重者反遺之當別作紀年一書獻廷所欲著述多未成其徒黃景夏哀輯其所見者爲廣陽雜記其書述大兵征俄羅斯及王輔臣叛平涼文俱可喜生平自謂於聲音之道別有所窺足窮造化之奧嘗作新韻譜

自華嚴字母悟入而參之以天竺陀羅尼泰西蠟頂話小西天梵書暨天方蒙古女真等音又證以遼人林益長之說而益自信同時吳修齡自謂蒼頡以後一人獻廷則曰是其於天竺以下書皆未得通而但略見華嚴之旨者也獻廷之法先立鼻音二以鼻音爲韻本次定喉音四爲諸韻之宗以喉音互相合凡得音十七喉音與鼻音互相合凡得音十又以有餘不盡者三合之凡得音五共三十二音爲韻父而韻歷三十二音爲韻母橫轉各有五子萬有不齊之聲攝於此矣嘗欲譜四方土音以窮宇宙元音之變乃取新韻譜爲主而以四方土音填之逢人皆可印證蓋是書多得之大荒以外囊括浩博學者或驟見而未能通也與梁份王源友所嚴事者曰梁溪顧培衡陽王夫之而尤心服者曰南昌彭士望與萬斯同同在尙書邸第斯同好終日危坐獻廷好遊或兼旬不

返各以館脯所入鈔史館秘書連囊接架尙書既去官獻廷亦返
吳邀斯同共歸曰與我共成所欲著之書乎斯同諾之而不果未
久獻廷亦卒全祖望劉繼莊傳所著書亦散佚廣陽雜記獨存幾輔詩傳十六

牛鍾字金臣寶坻人三歲失怙母撫之稍長至性過人每念母氏
劬勞益自感奮中康熙二十年武舉人母故賢喜行善事鍾能先
意承志得其歡母沒廬墓三年中夜念及則嗷然而哭親朋來唁
輒悲咽不能出聲邑人將以孝請旌鍾頓首固謝之王盤峯曾有
詩曰匍匐救顛危殷勤敦舊故立身若太山輕動恐有誤慈訓何
諄諄多君憶朝暮事死如事生六十猶孺慕蓋實錄也寶坻洪志

王文雄大興人康熙二十二年由行伍隨提督施琅剿海賊鄭克
塏于臺灣僞侯劉國軒率賊二萬餘踞澎湖文雄隨遊擊藍理由
銅山進攻衝鋒奮擊連敗賊兵叙功加左都督銜二十九年大軍

征噶爾丹詔綠旗候補人員赴軍前効力文雄隸火器營
敗賊于烏蘭布通得

旨錄用部議以遊擊候補尋授張家口遊擊三十五年

上親征噶爾丹文雄隨軍至拖諾山遷張家口副將三十八年調
江南督標中軍副將四十二年擢登州總兵四十三年八月疏言
東省沿海二千餘里自開海禁以來商民舟楫往來奸宄不無覬
覷登州坐臨大海控禦尤要向來水師無船額設兵僅三百八十
六名請增至一千二百於所屬各官抽調足數酌撥鎮江松江狼
山崇明等處趕繒船二十備用改設遊擊一守備一千總四把總
六操演水師防汎巡島商民均有裨益下部議行四十六年
上南巡回鑾文雄扈從至臨清

賜孔雀翎并

御書輯和東土扁額四十八年擢貴州提督先是提督李芳述疏言黎平一協孤懸邊徼最易藏奸距省寫遠呼應不及請以黎平府割歸湖南改協爲鎮部議令二省督撫提督會議僉以地畝錢糧分省已久應仍舊制文雄言黎平一隅界連粵西邊徼逼近九股生苗所轄西山一汛尤爲緊要應專設一營增守備一千總一把總二移兵三百名駐防彈壓仍歸黎平副將管轄又黎平至省必經湖南之天柱靖州往返四五十日若由所屬之湖耳司經天柱縣及五寨卽抵鎮遠祇十餘日宜安設塘汛以便往來文移與巡撫劉蔭樞會疏以聞下部議從之五十年八月疏言安籠鎮所轄之黃草壩接連滇粵逼近三江去普利州二百餘里必須大員駐守原係安籠鎮左營汛地以左營遊擊一千總一把總二兵三百名駐防庶足控扼要隘其右營遊擊之分汛新城者撤回鎮標

操防又安籠一鎮深處萬山之中與滇屬之羅平廣南粵屬之西隆泗城接壤去石門坎二十里卽鄰粵西煙瘴之地實爲貴州要區請照威甯大定等處事例遇武職缺出遴人地相宜之員題補以收得人之效得

旨俞允五十一年調廣東提督尋以流匪陳四等沿途搶奪經由貴州與巡撫劉蔭樞同議降四級調用得

旨從寬留任五十二年五月疏言廣州府番禺縣之市橋人煙輻輳兼有附近之石碁等處奸民相濟爲匪漁船而外私造花魚奶船一船可容四五十人出海截劫商民如此要區旣無文員駐劄僅有千總一員兵三十四名不足資防守又歸善縣屬之飯籬岡一汛濱臨大海密邇外洋土著之民無幾多聚無籍之徒日有漁船四五百出入澳口雖有水汛把總一員兵六十六名遠駐稔山

相隔數里未免鞭長莫及請撥虎門協都司千把總各一員兵三百駐守市橋內外千總一員兵百名分防石碁互巡外海內河並移沙灣巡檢同駐市橋以廣州協大龍汛把總及兵六十名移駐石碁以平山汛守備及兵百名移駐飯籬岡又移平海營稔山水汛把總及兵船駐海口以文官稽核甲保漁船以武官盤詰海口奸匪水陸交嚴庶可戢奸弭盜部議從之五十六年六月疏言海洋商船准帶軍器原為禦賊之計但商船被劫從未聞與賊相拒所帶軍器不特不能禦賊翻以資賊請嗣後沿海各省商船出洋貿易不許攜帶鎗炮等軍器其原有者盡繳入官事下九卿核議器械為防禦之具不宜概行禁止應照前閩浙總督金世榮奏礮不得過二位槍不得過八桿腰刀片刀不得過十五得旨令閩浙總督滿保等公同定議如文雄所請是年十月疏言參

將裴鯁緝獲三盜於海陽縣官避處分妄行搶奪巡撫法海疏言擒賊實係縣役營將奪賊捏功詔總督楊琳核奏仍下部議以文雄平時不能禁戢盜賊又思脫罪粉飾陳奏應革職得

旨王文雄屢著戰功著自備鞍馬赴進藏軍營効力時其子廷梅

官侍衛奉使軍營文雄因偕行尋以疾還京雍正元年卒年六十

二乾隆八年祀山東名宦漢名臣傳

井焜字季韞別號虞章文安人築山房讀書其中劉眉平署之以白衣乃又號曰白衣山人也好讀書多識古文奇字為諸生博極載籍通十三經注疏補注文選諸賦發昔人所未逮康熙二十三年舉人出襄陽汪口口門汪亦熹廟時瑤人所指為門戶人蓋端人也於是焜問學之功益得所趨向謁選傳青主白授蕪湖令黃琳青溪先生傳時蕪湖有九江警焜協守將先計折衝之蕪湖人以爲才

丁內艱服闋補浙藩照磨文安楊志再授湖北竹溪慕陶靖節之為人

青溪先生并在傳以病辭歸白下益肆力著述己亥北歸再理蕪園綴輯

殘籍摩研編削年七十四卒白衣山人傳有家乘遺詩文十卷示兒詰

六卷古文奇字一卷袖中簡一卷縣志二十卷縣為九河下流苦

水患故志獨詳於河渠幽貞賦一卷幽貞達旨一卷焜早師桐城

左光斗而友大興史可法高陽孫承宗容城孫鍾元諸先生歿後

錫山許子韶為作神園圖歷歷寫所謂曰方塘曰松林曰止亭曰

野客巖曰寒香院曰菜畦曰藥圃曰白衣山房曰盤垲隱曰靜寄

軒者既用小李法金碧丹青復以細字歷書焜諸小記不雕不野

按圖讀之樸奧簡雋髣髴如在焉文安楊志

黃叔琳字崑圃大興人本安徽歙縣程氏子也祖伯起先正事字

瑞芝順治初嘗攝郿縣篆既罷任流寓京師後素逋西遊為盜所

害陳兆崙黃公墓誌銘父華蕃先正事略字澗采生甫髫而家難起養於繼母舅

黃爾悟遂後黃氏墓誌銘案先正事略云祖伯起與僚壻大興

今從墓誌叔琳有神童稱墓誌年二十以康熙三十年一甲三名進士

授編修益自淬礪與衛檢討既齊討論宋人語錄恂恂然有醇儒

風見者不覺其為少年甲第也遷侍講督學山東先正事略毅然以興

賢育才為己任修三賢祠於泰山之麓奉胡安定孫明復石祖徠

俾學者知所景從北學編四又興白雪松林兩書院延師儒選才雋所

造士多窮經致用之英翕然稱盛先正事略遷鴻臚寺少卿留學政任

漢名臣傳除通政司參議僉都御史太常寺卿六十一年遷內閣學士

尋遷刑部右侍郎先正事略雍正元年充江南鄉試正考官調吏部侍

郎九月

命借兩淮鹽政謝賜履赴湖廣同總督楊宗仁酌定鹽價革除陋

規漢名商民勒石紀事三年授浙江巡撫先正奏言各部書吏紹興人冒籍順天已定議改正現任浙江首領佐雜及在部候選候補之員掣得浙省缺及各省俸滿升補浙省者籍開順天直隸如實係原籍浙江均請咨部改補從之時御史錢廷獻請濬浙江東西湖蓄水灌田會叔琳會同總督滿保勘議奏言仁和錢塘海甯三縣田數萬頃全藉省城上下兩塘河水灌溉自開廢土淤民佔為田埂內植桑柏蕩內栽荷蓄魚利甚微而所損三縣田畝逾鉅萬漢名請照西湖舊址清出歸湖去其梗塞開通水源所屬官塘運河支港壩堰斗門俱一律疏濬以興水利浙民便之先正杭州旁邑多里巷豪猾把持鄉里慢侮縉紳善為飛語巧中官莫能制叔琳銳意欲除之取其魁十許人杖而械之通衢用示媿創就中
有病死者一人而適與叔琳姻眷同里遂以疑似被劾落職聽勘

謫海塘工次効力閱六七年事漸白放歸乾隆元年

墓誌

授山東

按察使明年遷布政使

先正

四年丁憂七年服闋授詹事以山東

布政司任內誤揭屬員諱盜革任

漢名

晚以詹事加侍郎銜家居

墓誌

嘗手一編以至毫臺不廢

北學

性好著書隨時與所善商榷參

校藏書萬卷日事披覽有得輒筆記之其好學如此

墓誌

生平著

述有硯北易鈔詩經統說夏小正傳註史通訓故補註文心雕龍

輯註

紅豆

硯北雜錄諸書尤負人倫鑒以造就人才扶植善類為

己任嘗曰善人國之紀也吾樂與善人交此吾所以報國也

湖海

三所賞拔如萊州守嚴有禧長清令劉輝祖皆以循良遷秩而分

校禮闈主試江南所拔取者

先正

儒林文苑名臣多出其中若潘

敏惠思榘胡恪靖寶瓌陳司業祖范任宗丞啓運張詹事鵬翀徐

檢討文靖其尤著者初新城王文簡士禎詩文為海內宗師叔琳

弱冠登進士實出其門一脈相承遠有代序湖海平生接引後進

孜孜若不及墓誌人有一長掄場無須識面隨園詩話四方寒峻持

行卷來謁者雖一篇一句之工必加獎賞湖海文傳方苞為諸生時來

謁一見稱莫逆交凡所著周禮春秋之學皆與叔琳往復指畫紅豆

樹節詩話竊嘗論

本朝以文章致位通顯者多矣至於主持騷雅宏獎風流為海內

所共推者則前有新城後有北平云湖海文傳叔琳再起年六十有五

母垂九十矣雍正中

帝嘗撤御座木瓜盛以青龍瓷盤漬以薇露而諭曰供母聞香又

御書德門壽母四大字榜以賜所謂德壽堂者以是得名墓誌乾

隆十六年重賦恩榮宴卒八十有五紅豆樹節詩話弟叔璫叔琬己酉進

士官太僕卿叔琪舉人官甯國知府皆有賢聲子登賢先正事略

叔璫字玉圃康熙三十四年進士由太常博士遷戶部雲南司主

事調吏部文選司遷稽勳司員外郎再調文選以薦擢湖廣道御

史巡視東城北學編時王公貴人多以追私逋相屬且日務親治叔

璫正告同列曰御史非王府官屬何瑣瑣為下所司理之有銜耶

命至公署者昂然坐滿御史上叔璫詰以何時奉差視事璫不能

對則立使撤坐將劾之其人悚然謝去自是無敢干以私者先正事略

時久停御史巡邊海之制

上以臺灣亂初定學案小識命擇臺臣廉靜有才識者往巡視而叔璫

實承

命以行方苞送黃玉圃巡撫臺灣序至則翦餘孽釋脅從反仄以安雍正元年

任滿

特旨留一年

命以所行告代者為列海疆十要先正事略既還京怨家以蜚語中之

遂落職乾隆初起河南開歸道調驛鹽糧道豫省大水叔璫撫災

民勤郵周至濬永城河口開儀封引河築虞城隄岸皆中窾要學案

小在豫四年以母憂歸服除補江南常鎮揚道遇疾暫解任疾已

復原官又三年致仕家居七年卒年七十七晚歲所養益粹嘗語

人曰道學即正學也親正人間正言行正事斯為實學不然空談

性命胡為哉著有近思錄集註慎終約編既倦錄廣字義南臺舊

聞中州金石考諸書藏於家先正事略

登賢字雲門叔琳三十七而生登賢雍正二年舉順天鄉試年才

十六叔琳不欲其速化會撫浙攜以自隨兼從諸名流遊所學益

進乾隆元年進士分部學習得戶部河南司額外主事越七年實

授江南司主事轉員外郎又二年進陝西司郎中皆在戶部長官

器其才能剽繁常令兼攝他司恢恢而辦洞悉利弊吏不能欺遇

興革大事推之定議奏上靡不報可為尚書海公望撰

皇后躬蠶儀

上覽之稱善詢何人為之海以實對由是擢廣西道監察御史遷

吏科給事中再任刑科掌印巡視江南漕務前任臺察給諫凡十

一年所陳奏皆切於時務可施行者山東災運奉天河南天津米

接濟登賢言如此則東省西界北界為有備矣惟青萊鉅濟東寫

遠利津昌邑以南諸縣山徑崎嶇陸運復不易謂宜豫糧仍舊運

通而以南漕如數抵撥近從淮安鹽城出口由海港直達沂州府

屬之夾倉口青州府屬之宋家口萊州府屬之膠州東門外海口

分貯平糶則東界南界亦俱得資接濟又言飢民就食他方向有

留養資送之例然其中有本來游惰之民無業可資轉以荒年為

幸及資送回籍往往成羣滋事有於經過鄉村搶食作踐者臣以爲賑卹之恩難容濫及遞送之例別有區分被災之區自有賑濟勸其無輕遠出其已出者惟老弱殘疾留養外餘聽其自爲謀食至願回籍者陸續資送按日分遣多不過三十人有如強梁之人混入隊中者卽繩以法別行遞解回籍庶乎主客相安不受外來之擾其他如除幕客盤踞省會之弊杜經紀巧昂錢價之害提比捕役等責成府廳磨勘試卷令考官迴避漕丁餘米許在通出糶諸議咸奉

旨允行廢員劉光訓以縣丞署知縣被黜賄通文選司書吏藉起復原官又躡補知縣登賢劾奏論如法其巡南漕歸也復

命稱
旨擢太常寺少卿尋遷光祿寺卿又升授太常寺卿蓋駸駸嚮用

矣會

上御門班退登賢素短視不知

駕猶未起卽於班後憇坐部議革職及所司別請

簡人復奉

恩旨留任三十二年改宗人府府丞明年擢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命往湖南審覈茶陵州城工覆奏有平允之崇
又明年擢授倉場侍郎甫三月
簡署漕運總督是冬實授加兵部尙書銜登賢在農部久又兩任巡漕於漕政素熟悉處置輕重咸得其宜丁有所資運乃速達明年督運北上

命隨軍機大臣同入見旋因越常例奏請調濟湖南疲幫并水次州縣建倉事宜且請親往鎮江察勘挑濬奉

旨申飭部議降調去官需次當得運使
上加恩以三品京堂用三十六年復補授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三
十九年奉

命提督河南學政
特調山東蓋是時壽張賊初平士習民風亟須整頓
上以登賢有威重故改用焉登賢之生也其父叔琳正提學山東
今相距六十六年而復繼斯任凡整飭士習崇勵風教一以其父
所行者爲法先是東人於大明湖三賢祠增祀施愚山閻章及叔
琳爲五賢祠登賢至瞻謁重加修葺并置祭器且默自矢以毋貽
先人之玷視事年餘恭遇
聖駕東巡於界首祇迓
上見其容瘦

諭加意調養蓋是時已積勞成瘵矣及是接試曹州閱卷不異常
時忽命子嘉績具遺疏且曰生於山東死於山東命也生於學署
死於學署數也吾分止此夫復何憾遂卒年六十有八

盧文弨忍
廬黃公墓

崔恂字漢雍霸州人應鳳孫恂兄弟六人皆力學有聲恂尤卓犖
博通典籍肆力於今古文辭爲文不假繩尺頃刻數千言與術閥
博試輒冠其同列屢薦不售因泣曰吾先君子有文行督學熊鍾
陵先生以國士期之乃竟賫志以沒今不自奮何以慰先靈於地
下時韓長洲莢文名滿天下遂徒步入都遊其門韓一見驚曰冀
北自古多倜儻不羣士自吾官京師所接見不下數千人如子之
克自樹立不因循者蓋不多覩盡授以讀書作文法康熙二十九
年舉人辛未會試本房首薦副總裁王士禎欲置第一正總裁張

順天府志卷一百一
玉書曰第一己有人矣可置第二士禎曰此人豈作第二人想者
今既己有人留爲後科第一人可也遂見擯恂悉其顛末乃自嘆
曰某今得遇知己可無憾矣其不得則命也遂決意不再試乃就
中書職每人直與諸名士唱和其詩取法盛唐間亦效漢魏六朝
體書法尤得二王意逾年以目眚告歸既歸日與其羣從講學遠
近從遊之士每不下百數十人恂教人必以經術爲根抵嘗立家
規每月朔望入宗祠以宗老一人率族人拈香三揖行四拜禮皆
以齒序隨班行禮禮畢首讀遺訓卽晏子所云父慈而教子孝而
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
所以勸善也次讀遺誡卽石碯所云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聞
舊小加大淫破義所以懲惡也次讀遺規卽程子所作視聽言動
四箴所以修身也讀畢眾人皆應曰諾復向上三揖然後退恂又

嘗誡子弟曰近世風俗澆漓口角輕薄最是惡習宋朝晁氏子弟
皆克遵法度羣居相呼外姓尊長必曰某姓第幾叔若諸姑尊姑
之夫必曰某姓姑夫某姓尊姑夫未嘗敢呼字也其言父黨交遊
必曰某姓幾丈亦未嘗敢呼字也如此行之自不失謹厚之風又
嘗手製一杖藏於家祠囑其家人曰吾子孫有不肖者無論老少
卽稟明宗子入家祠焚香請杖以懲之三懲而不改卽逐出之不
可令汚吾姓氏也因銘其上曰人禽之辨爭此幾希幾希旣失何
異鴟飛飛鴉惡鳥反噬遺譏忘本反噬祇欲自肥晝藏其貌夜逞
其機禽醜匪類人避崇機作羹食汝不孝同讒今銘此杖永遵勿
違讀其銘詞猶令人心懍懍也年六十有三所著有薇垣吟草
藏於家

儲在文崔
漢雍家傳

馬侗字汝誠寶坻人康熙三十年歲貢不爲口耳之學一以實踐

爲宗幾微言動無少忽每爲從遊者陳說經義必正襟危坐動色而道之雖盛暑未嘗一解衣一脫帽也嘗引朱子彈琴心不遠及程子某寫字甚敬語以勗學者故及其門莫不循循有規矩後進遭於道必却立指示曰古先生

寶坻洪志

賈鉉字惠生永清人榛元孫祖燦順治辛丑進士鉉幼篤天性母王氏惡聞雷聲鉉六七歲時聞雷聲卽就母左右不敢暫去方九歲見天末雲起卽起徹席掩窗問父怪問之鉉曰天生雲則雷將發兒爲此恐雷聲驚吾母也家人以是異之康熙丙寅母王氏疾篤鉉年始十二卽偕五歲幼妹夜出父令家人蹤跡之不知所向比明城隍廟道士元祿早起聞香風自殿前來急奔視之見鉉與妹匍匐神前案亦無炷香也道士詢其故鉉曰吾母疾篤冀以吾二人年益母壽也道士大驚卽送歸其家是日母疾漸減越三日

疾竟愈一時縣人競傳爲純孝天祐年十八歲娶韓氏女韓侍舅姑亦以孝聞鉉性穎敏沉潛好讀書年二十三歲補諸生學使者故大學士安溪李光地見鉉文賞其詞意懇摯有志性不類文士所爲遂特拔之人以李公爲明鑒云壬午乙酉累薦不第鉉力學益篤後以遺產數頃爲永定河衝潰口食無資因賃種旗地躬自課耕以給父母甘旨遂廢誦讀不復規進取而孝友爲政於家女弟適生員劉菁莪劉甚貧鉉雖艱食資給衣食無少吝甲午地震鉉在村落課耕偶遇小疾不遑顧息急歸省視父母疾趨五十里汗出浹膚所患遽瘳父壞年躋百歲鉉年至七十餘孫曾遠膝侍父飲食起居不殊少壯父卒鉉典質莊田得百金將營棺槨是夕有盜毀門而入持刀篝火向鉉索金鉉具以實告羣盜不信內有鉅魁向鉉熟視之驚曰此永清孝子賈鉉也吾不忍奪孝子金遂

揮其眾散去遠近異之乾隆丙寅卒年七十二子四雲漢彭涑澎

最知名

永清周志

澎字東澗初讀經書二年卽通大義鄉舉輒薦不售於是力田養親不求聞達

憲皇帝卽位詔舉孝廉方正知縣丁棟以澎應舉澎以親老不出課耕讀書凡三十年永清僻陋鮮學古者澎獨探索經史欲以著述成一家言其餓鄉記曰距醉鄉睡鄉三萬六千里有餓鄉焉王子蘇子所未曾遊也其土地人物與三鄉畧同然其俗節尙介行尙高氣尙清磨礪聖賢排斥庸俗則又二鄉之人所未逮也非大聖人孰能居之昔者伯夷叔齊造是鄉愛其境婆娑不忍去鄉之人謂夫夫真而主也爲築壇拜之後凡有過者悉稟問納否孔子去衛適陳道經是鄉伯夷率鄉人郊迎伏謁禮甚恭且致位焉孔

子笑不應然重違其意乃偕諸弟子爲停驂者七日其後曾子顏淵原思輩嗜其趣數往遊焉或三旬九回或並日一歸與夷齊兄弟甚相得於陵陳仲投是鄉三日希見收於伯夷夷笑而麾之曰若避兄離母非吾徒也去其籍故後世稱仲子者咸於陵之而不以餓鄉繫也漢周亞夫慕是鄉高義棄通侯之貴徒步款里門伯夷蹙額曰亞夫粗人豈足以辱吾士哉然恐絕來歸者心顧左右搆數楹於里門使居之亞夫樂焉而幸臣鄧通亦貿貿然來夷齊勃然怒曰吾鄉清白鄉也豎子敢來相浼命左右摔之數十里外撲殺之司馬遷未深考誤謂鄧通老是鄉焉豈不誣哉伯夷旣誅鄧通不懌者累日因使人延晉處士陶潛以其高風蕩滌污穢潛亦舍彭澤令與夷齊交稱莫逆焉然潛習游蕩久每越境與王無功遊夷亦不之禁梁武帝爲侯景所逼逃入是鄉伯夷不納因叩

頭力請不肯去卒免侯景之刃夷懼爲天下逋逃藪爰集鄉人更訓典嚴條約日出數十人覘客於路上凡有聖賢豪傑孝子忠臣高人義士辱臨者迎之致敬無敢失禮其爲賤隸鄙夫有托而逃者撲殺之無赦至於富貴要人亡命至此亟遣之去無辱辱齒自是之後遊者雖日以眾而得入其門者蓋寡其幸得邀優款去來不阻者若唐韓愈宋呂蒙正范仲淹而外代不過數人近世士大夫罕有問津者矣吾友仲樂園嘗遊是鄉歸爲余言此中佳景非俗人所知余初未之信歲丙辰樂園招吾同往涉半塗苦其路險巖甚不可耐復勉行數百步入外郭覺有異後漸至佳境則似別有天地其山茫茫其水淼淼其民渾渾噩噩忘貧賤富貴三光如飛彈大塊如轉圜下視王侯將相與一切持梁齒肥醉飽而死者直螻蟻不啻焉夷齊爲余言是鄉來歷及君子之至於斯者且言

先時虞帝大舜及商臣傳說膠鬲故嘗遊是鄉後又有管夷吾孫叔敖百里奚其人者謁吾徒而來請後皆不久留梯青雲而去非惡此而逃之也蓋天將有意於斯人必先使閱斯鄉以磨勵之君其亦借徑於吾鄉歟余無以應然樂其鄉人之不余拒也輒數往往則與夷齊上下其議論久益暢然快吾二人爰得樂土而悲王與蘇之未獲從吾遊也士之有志斯鄉者自行束脩吾將誨之澎天性友愛賈氏有先業爲旗莊圈佔官給靜海荒地百二十頃名撥補地地濱海潮遠不可種而官租輸納歲以爲常澎獨任之不以累兄弟子乾隆丁酉以負租種不可勝乃出四百餘金始得除地隸他人戶貫諸伯仲後裔由是免追呼憂乾隆戊戌卒年七十有七子慶檀

永清周志

慶檀字櫟園舉乾隆三十六年武闈第一歷官河南王祿店營守

備嘉慶元年調征川楚教匪每戰輒先登凡荆門白雲山襄陽七里山穀城沈家岡南漳倒座廟四川界之畫石溝數大戰慶檀功最從經略額勒登保屢蹙藍號賊張漢潮於竹谿縣賊擾別營別營乞援他將多畏縮不敢往慶檀請行帥卒三百人與楊占偕楊占武舉之效力者也途遇潰卒告慶檀賊勢張甚必勿往所親卒控馬諫曰我爲援師彼奔矣將誰援且進必無功退固不獲罪慶檀叱曰援師亦殺賊耳彼奔賊固在奈何不見敵而返急進與賊遇慶檀持火器挾弓矢以佩刀俱賊眾萬餘三百人皆鏖戰賊少却潛出兩翼衷我師師潰楊占沒於陳慶檀施火器藥盡左右射矢盡掣佩刀刃數十人透圍出佩刀折矣顧從卒三人將由間道歸復遇賊數百遮鬪慶檀謂從卒曰吾今死矣汝等速去他日收吾骨竟前徒手搏賊遂遇害其地爲湖北竹谿縣之九里岡時嘉

慶四年四月九日也戰之翌日三卒一得歸率其伍求尸於故戰地望見腹隆隆高尺許衫袂蒙面迺視之良是有創自胸達背其旁墳草偃者半畝許眾皆哭遂昇歸具冠服殮之時已入夏五日而尸不變目炯炯終不瞑年五十二事聞

贈卹有加予祭葬入祀昭忠祠

永清續志

高元愷字際斯寶坻人鍵戶窮經無間寒暑其治詩也尤於箋疏傳註外別有心得門人嘗問三百篇蔽以一言其旨云何曰人於思慮之微毫無邪曲則性情正矣性情正則興觀羣怨無不中於自然之節事父事君無不盡其當然之道下至鳥獸草木無不窮陰陽剛柔之理擴而論之內聖外王悉統於思無邪一言蓋自道其所得力也諸弟子中王師旦最著

寶坻洪志

王澤博字卓菴寶坻人以貢授中書出爲廣東肇慶府同知兼攝

曲江縣篆擢四川馬湖府知府馬湖轄有四土司澤博綏靖有方
中外悅服以憂歸服闋仍補四川順慶府知府未之官而卒澤博
所在有聲而見於曲江政紀者尤詳汰除耗羨至爲民損解費賃
夫役去之日幾不能具舟車貸新令百金乃得發其聽訟尤有神
明稱有楊辛閩者報被盜指火光中識楊觀養蕭文輝二人捕至
澤博視文輝非盜類也而觀養堅謂合夥皆由文輝并供其夥某
某及驗贓多做帳破衫類辛閩以爲是觀養自承他日乃取舊袍
衫各一雜諸贓內試之識認復如前澤博大怒掠治乃得其賄盜
誣扳狀如律論釋文輝等又一日平明往鄉檢驗見數人負巨擔
疾走足沾泥似遠來者呼詰曰若輩安往日遷家自何許來曰某
村遽命致之及就訊果自隔縣化仁譚家行劫者也其他發奸摘
伏大率類此

寶坻
洪志

張楨字翊公永清人性醇質言動不苟康熙己卯有族人生子甫
舉而妻殞其人家貧無以活將棄之楨取以歸爲擇乳長養之及
娶婦成立乃命歸承祀乙酉在京師旅店偶出便旋見人自縊馬
廐呼救得甦詢其始末則鄉人業販魚者以博喪其貲不能歸里
楨給錢二緡諭以習勤無爲遊博及歸家其人已改行餽楨三鯉
里人賢之因呼爲三鯉翁有遺業在楊家營佃戶逋負田租積累
無算楨往索逋其人父子俱喪遺孩幼弱不自存楨見之惻然卽
諭其家不復納租但上官稅得免徵索足矣惟子孫世耕爲業不
得更鬻於人遂爲要約其家至今賴之父汧有舊僕忠謹爲父所
愛父卒楨爲焚券資贈遣之其人後以買布起家數十年後猶至
永清見楨已卒設祭於墓瞻視楸柏徘徊旬日乃去楨卒於康熙
六十一年年六十六子二人日新尤知名

永清
周志

朱一鳳字詒庭號丹崖涿州人康熙四十八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雍正元年改御史敷奏多稱旨命巡視北城吏民安之屢典試事所拔知名士如李錦徐陶璋陳祖范王步青雷鎡林之春輩皆出門下時上方銳意圖治而江南尤號繁劇

詔復蘇松監司擇廉幹吏

命一鳳仍以御史爲蘇松太道給白簡俾便宜條奏會海關司權難其人巡撫以一鳳請報允一鳳至則釐剔積弊百姓稱爲神明調兩淮鹽運使明年西陲用武召還命轉餉甘涼遠道爭輸民忘其勞粟額七萬八千九百七十石有奇得餘粟三千六百石有奇而軍儲以實延綏總兵米國正奏請於黃河開運道

上命督臣遴賢能大員勘議一鳳總漕道里遠近具黃河議謂害大利小奏

聞事遂止蘇州奸民有私鑄錢事發一鳳坐前任失察降官奉旨以知府用知江西瑞州府府俗惑堪輿家說多以此訐訟一鳳嚴爲禁止訟者自解調知廬州以年老乞休歸貫僻巷茅屋爲棲遲所饔飧不給言笑晏如卒年八十五貧無以葬人咸目爲廉吏

涿州續志

陳謨霸州人家貧屢空意泊如也嘗行於途見遺金而守之移時有賈客芒芒然至已過矣呼而止之則遺金者也詢其字記其言符遂與之賈客感而泣分其半以贈之固辭而返嘗應試昌平時值六月淫雨連縣而謨忽不食不寢戚戚焉憂問之則曰吾母生日近矣向之來以爲試而返猶及拜不意其遲滯如斯也勃焉欲

返而場期之牌已懸矣同人止之曰素無賓客之慶亦無盛饌之設子之還不過至家一叩首耳生辰一事歲歲有之何必然不聽卒冒大雨以行五日而返往來皆徒步也同寓者笑其迂或曰此茅容也不遇郭林宗誰其識之雍正初歿蔡子暮孝義陳先生傳吳履中武清趙甫莊里民也事父吳光大以孝聞光大雙目瞽障履中以舌舐目晨昏不倦三年如一日光大雙目復明里人以孝稱之武清蔡志

郎大乾字容巖昌平人康熙五十三年舉人畿輔詩傳二十九父之正令平原有惠蹟罷官後貧不能歸大乾善書其兄大曾字魯巖善畫兄弟並耽吟詠尤豪于飲大乾以中酒卒大曾亦客死金陵俱無子詩稿散佚無知者山左詩鈔流寓傳何國宗字翰如大興人康熙五十一年進士改庶吉士

內廷行走學習算法五十二年五月命

御前校對九月彙編

御製律歷淵源十月授編修五十四年遷中允五十六年充日講起居注官遷侍講五十九年遷庶子雍正元年五月遷侍講學士六月遷少詹事三年擢內閣學士七月命閱視黃運河道四年正月疏請於戴村壩增築石壩一五月奏言東昌府城南有七里河口下歸徒駭河北有魏家灣河口下歸馬頰河德州南有減水閘下歸老黃河皆運河東岸洩水入海故道與大鹽河小鹽河為四支河各渠皆歸此四河以洩民田之水年久淤塞應挑濬七月奏言山東汶泗泉源紆迴二千餘里請設管泉通判一專司疏濬又言高家堰以南石隄上臨湖鑲墊葦柴高三四尺不等但大隄頂寬八丈三尺鑲墊僅丈餘應於柴工

後將土隄一律加高於歲修案內逐漸增修九月奏運河自臨清以北賴衛水濟運而衛水發源百泉益以丹河洹河其流始盛向例三日開閘濟運一日閉閘灌田日久弊生至運河淺阻臣等查勘百泉議分作三渠中爲官渠東西各一爲民渠東口門寬五尺五寸西口門寬四尺五寸小民灌溉有資亦無損於漕運洹河萬金渠口外有石壩一上年水溢止露壩頂二十丈餘坍入水將石壩拆去十五丈迎水入渠今水消壩南淤成沙灘灘南有石橋一涵洞四十有三請自東頭第十洞處許民于需水灌田時自築石子壩北接沙灘灘東開小渠一引水入渠其西三十三洞盡行疏濬無庸拆去石壩洹河之水自可一分灌田三分濟運皆下部議行十二月充

經筵講官巡撫塞楞額以州縣供應國宗等應于何項開銷請

旨諭曰前差何國宗等七人往山東查勘水道朕俱給與夫馬廩糧不使煩擾地方其遠路踏勘不通驛遞之處令州縣酌量應付今據塞楞額奏稱歷城等二十二州縣詳報供應欵差食物車馬等項用過銀兩無項可抵除德州泗水恩縣高唐聊城五州縣情愿將用過銀兩一千五百九十九兩自行捐備不請開銷外其餘州縣用過銀七千六百二十餘兩應於何項開銷等語何國宗查勘河道既已給與驛站夫馬廩糧其餘遠地之處地方不遠日用之費甚屬有限今覽塞楞額所奏各州縣應付將及萬金之多何國宗不惜地方物力負朕任使交部嚴察議奏尋議降三級調用五年十月補大理寺卿六年十一月遷內閣學士尋遷工部侍郎八年正月命同侍郎牛鈕督修北運河減水壩並濬引河工程二月奏勘河西務城北老岸舊隄及要兒渡舊河口魚鱗壩俱大溜

順天府志卷之二
三
頂衝宜保護堅固方資捍禦請先撥銀二萬兩發通永河道高鑛
將壩門加寬四十丈則引河亦須通身加寬舊引河南岸廢隄拆
去方爲暢順但工作特久應先于新引河中間沿舊隄開一深槽
直達塌河淀並將河口淤高及舊河內淤淺開挖自然水流較暢
再查塌河淀下口有陳家溝舊一道東隄頭舊河一道賈家沽新
河一道計三河寬不及三十丈擬于賈家沽新河旁再開洩水河
一寬三十丈方足暢流歸海得

旨允行是月又奏言三里淺險工應建挑水壩一並將鷄嘴壩修
整其隄灣回溜處應修排椿一路又筐兒港壩門急溜汕刷應建
挑水小板壩一大板壩一順水排椿一路又孤雲寺係大溜頂灣
排椿損壞應修補西岸華家口係舊河上口原有攔河壩一頂衝
汕刷僅存靠隄陡岸壁立舊河地勢窪應修葺工一段張家莊老
莊刷去僅存月隄應建挑水板壩一後接排椿火燒屯險工舊有
排椿應修補又上年水漫隄頂二十處應加培令河道動道庫歲
修銀修濬估報水利營田衙門

詔如議速行九年四月兼河東總河田文鏡疏戴村向建玲瓏亂
石滾水三壩汶水漲由壩面滾入鹽河歸海沙從三壩洞隙隨水
滾瀉冬春水弱築土堰匯流濟運自國宗等增築石壩汎水漲發
並無尾閘洩水又無罅隙通沙瀕河連年被患汶水沙淤有碍運
道請拆石壩仍修爲玲瓏亂石滾水壩得

旨何國宗勘議錯誤貽害地方著交部嚴察議奏尋議革職乾隆
二年命充算書館總裁四年充國子監算學總管六年充律呂館
總裁九年二月

詔給三品頂戴在樂部大臣內行走十月律呂書告竣議敘加一

級十二月授左副都御史十年兼管欽天監正事十二年因議御史馮鈞條奏含糊題覆降一級留任十三年遷工部侍郎二十一年正月

命同侍衛努三哈清阿率西洋人往伊犁測量度數並繪地圖十月奏言由巴里坤分西北兩路查勘臣努三從山後至伊犁將博羅塔拉齊爾哈布塔克拜塔克瀚海等處勘明繪圖臣何國宗哈清阿越托來嶺將博克達額琳哈畢爾噶山及吐魯番伊拉里克哈喇沙爾等處南北度數測量自海都河上行由裕勒都至小裕爾都斯哈布齊垓所至地方繪圖復回至巴里坤將兩路地圖合繪呈覽報聞旋

命將諸部節氣及日出入時刻入時憲書十一月署左都御史二十二年正月授禮部尙書四月因京察保送親弟何國棟照狗庇

例降三級調用旋得

旨何國宗年老龍鍾著革任五月

賞給編修在

上書房行走二十四年遷內閣學士二十六年遷禮部侍郎二十

七年原品休致三十一年卒

漢名臣傳

陳儀字子颺號一吾文安人

儀輔詩傳三十

自為童子時已崇本力學卓

然自命凡經史子集之編濂洛關閩之學天文地志河渠樂律之

要兵刑錢穀之詳坐而言起而行者靡弗瞭如指掌

于辰陳學士文鈔序而

以畿輔河道尤關桑梓利害

畿輔水利叢書二

於一切水性地形知之較

悉

四庫全書提要六十九

康熙五十四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五十七年

散館授編修與修

三朝實錄

國史文苑傳

嗜為古文辭相國高安朱文端軾亟賞其文嘗

從容與論經濟益奇之雍正三年畿輔大水諸河泛溢壞民田廬無算

世宗憲皇帝軫念民艱

命怡賢親王偕朱軾相度濬治王欲得善治者與俱而難其人軾以儀對王延見於直廬訪以治河所宜先儀對曰朱子有言治河先從低處下手天津上應析木古渤海逆河之會百川之尾閘也今南北二運並漲東西兩淀爭奔駢趨於三岔一口而強潮復來距之牴牾洄漩而不時下下隘則上溢其勢宜然故欲治河莫如先擴達海之口欲擴海口莫如先減入口之水入口之水減則達海之口寬而北之永定南之子牙中之七十二沽乃得沛然入三岔口而東注矣手畫口陳洞中機宜王稱善久之四年春隨王行視畿內水利教令牒奏皆出儀手王雅重儀

上念治水勞

命以侍講攝天津同知轉侍讀陞庶子五年設水利營田官分四

局符曾陳學士家傳以儀領天津局文安大城隄工皆隸焉二邑形如釜

底積潦不消秋復大水夾隄內外皆巨浸文苑傳波衝浪噴勢將不

支儀購菽蔣十餘萬束立表下榷以禦險要陳學士家傳隄本民工文苑

傳儀言於王

奏請發帑金數萬為民興修用以代賑隄遂完固至今賴之南運

長屯隄地隸靜海不過數武吏無法歲調發霸州文安大城民協

修百里裹糧疲於奔命儀除其籍民以為便儀既深悉河道陳學士家傳

凡桑乾沽白漳衛滹沱諸水之脉絡貫注及遷徙壅決之由疏

濬濬導之法若燭照數計畿輔水利叢書二畿輔七十餘河所勘定者十

六七陳學士家傳蓋籍文安而祖居則在東淀旁之西自登賢書後遊

於津門者殆二十年計其扁舟往返目覩利病者已久一旦獲佐
營田之任遂抒其素蘊以爲施設雖元郭太史明潘印川殆無以
易之吳邦慶陳學士文鈔跋時善來營西有水怪窟焉頽岸數十丈隨築輒
壞至於再四儀投牒河神期以三日必徙是夕雷電大作怪徙去
隄乃成八年陞侍講學士

廷議設營田觀察使二員分轄京東西以督率州縣

命儀以僉都御史領豐潤諸路營田觀察使儀營田於天津陳學士家

傳傳倣明汪司農應蛟遺制築十字圍三面開渠與海河通潮來渠

滿則閉之以供灌溉文苑傳白塘葛沽之間斥鹵盡變膏腴豐潤玉

田負山帶水湧地成泉多沮洳之區儀教之開渠築圩皆成良田

十一年大雨山水暴漲淹沒田廬萬計儀卽草疏上

聞或以侵官爲疑不顧

詔制府賑之

命儀董其事凡賑三十四萬七千餘口所全活甚眾十二年田圍

生螻蚱億萬閤閤作聲禾苗大損儀爲文禱方社田祖一夕寂然

寶坻營田患蝗忽飛鴉啄食之立盡咸以爲精誠所感與前驅水

怪事若出一轍轉侍讀學士尋罷觀察使領史職如故先後所營

田七萬畝有奇民間自營田亦數千畝溝洫旣修歲以比登又慮

穀賤傷農

奏請發帑金採買以充

天庾其隨事立效類如此陳學士家傳篤於內行先世所遺田數百畝

悉推以讓其兄旣仕祿入悉分給諸昆弟無餘財乾隆七年卒年

七十有三文苑傳平生無聲色博奕之好性嗜書手不釋卷著有集

十八卷季子玉友刻于閩中其未刻者有毛詩臆評鄉黨私記學

庸私記南華經解蘭雪齋讀離騷廣前定錄天游錄藏於家子夔友舉人鳳友進士韶州府知府玉友進士臺灣府知府所至有惠政閩人稱之

陳學士家傳

史全義字漢英先世浙江山陰人父玉節康熙初遊京師隸籍宛平受知於新城王文簡士禎一時徧交秀水朱彝尊仁和湯右曾慈谿姜宸英海甯查慎行崇明何焯長沙任份諸老輩有名仕至四川威州知州晚歲學仙年八十餘卒全義早食貧年三十餘來京師求爲小官不獲選則去從幕遊學爲刑名家言然其性蓋長者歲所入脯金微積則付之友令爲買賣有息則喜益付之久之友來謁曰嗟賈不逢時并前息俱盡全義則一笑罷無他語其貧如故其所遊幕主人以其長者故重全義全義每遇獄之當死者固欲生之不可得則太息書寄其子積容曰吾不幸不學而爲此

此非人所爲汝其益勸學積容聞之以自警用是學有成全義在山西獄有男子調一婦人倉卒持其手而逸婦慚雉經全義以爲婦烈當旌而調者無強暴狀疑可杖而生之爲申文具上上司駁曰近法持婦人手而死者絞輒予勾縣之幕何諄耶縣幾得過於是俗吏相譁曰史先生乃以囚擲官全義則自謝去貧益甚會積容成進士官禮部山西諸縣乃稍稍更延請全義人以是嘆天之報全義之厚於仁也歲辛卯遇

覃恩獲封奉直大夫禮部儀制司額外主事如積容官雖貴貧尙如故就幕於山西臨縣遇疾而卒卒年五十有六子積容乾隆辛卯進士禮部儀制司額外主事

朱筠史先生墓誌銘

張化光通州庠生平居尙氣節不屈於勢利以剛直故爲仇家所陷將就刑與妻訣曰吾生爲義士死爲厲鬼任爾他適可也妻曰

君為義士吾願為節婦化光拜謝死後擊殺仇家妻食言亦擊殺之里人歎其英烈通州高志

紀達宜字肖魯號可亭文安人雍正元年進士畿輔詩傳三十二令黃陂

有惠政時甫更赦令諭盜魁令改行皆感動悲泣而去初授訟牒

累三百紙剖析無遁情兩造驚以為神容美土司估長陽田民訟

之士人不就理反虜掠數十人以去達宜移書諭之酋懼即還所

虜人解犯聽勘論如其律陳儀紀可亭傳歷官刑部員外郎畿輔詩傳政事之

暇吟咏弗倦紅豆樹館詩話其詩陶鑄融冶一歸大雅紀可亭傳尤工倚聲有

閒雲詞一卷紅豆樹館詩話蘭蕤集八卷畿輔詩傳

陳浩字紫瀾昌平人畿輔詩傳三十二生長京師幼從舅氏張文樞學授

以孝經小學習幼儀動止有法年十五從仁和諸生嚴自公習舉

子業次年夏移居南鄉借田里而耕鄰居無一知書者所業將欲

廢矣嚴自都門寄詩以勗之其父覽之撫膺長歎因聘嚴於家是

年以第一入州庠後二年家益貧授徒窮鄉終日不滿百錢困於

饑寒父母又相繼亡雍正二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昌平志畫

聲詞館與趙副憲大鯨李編修重華諸贊善錦齊名湖海詩傳三詩各

體皆工陶冶性靈清剛雋上卓然名家紅豆樹館詩話兼工書法得蘇文

忠墨妙蒲褐山房詩話雍正七年典福建鄉試乾隆二年充

日講起居注官昌平志陞詹事府少詹事畿輔詩傳七年被議落職次年

命提調經史館事至十五年八月與降革諸臣引

見補授侍讀充

武英殿總裁十八年視學湖北二十年復拜詹事越二年原品休

致遂游於汴主大梁書院講席辛卯逢

皇太后八十萬壽蒙

恩命為九老賜游香山時年已及八十矣浩侍直

武英殿書局最久所交皆當代賢士大夫與桐城方苞交尤深晚

年又主講大梁宛南書院故其學亦因此益進嘗言聖人之道至

程朱而大顯後之學者亦無可異同昌平志有生香書屋詩六卷恩

光集一卷畿輔詩傳三十二卷賦頌詩三體合編皆應制之作生香

書屋集六卷共五百餘首前無序後無跋殆非定本今考昌平州志又有生香書屋文集楚帆集皆為陶侍郎所未及見其云生平

志行無可徵考殆未見昌平州志耳所編錄者有明詩約存行世二子長本忠官戶

部主事次本敬官翰林院檢討昌平志

劉佐武清人樸質醇謹鄉里稱善人雍正三年歲大饑免佃戶地

租房價迨

欽差勘賑佐復自發廩困散給佃戶不費

朝廷一顆一粒而所全活者殆數百家監察御史張喬高其義旌

之日克廣德心素精岐黃術人以禮請者無分晝夜寒暑即往診

治遇貧乏之家往往資以藥餌其心存利濟若此以候銓州判終

武清吳志

張肱字佐周順天人父以天文生為欽天監博士肱亦以天文生

補官博士歷五官司書夏官正垂四十年始陞戶部主事肱在監

於歷算諸書悉心稽考窮極幽渺時總理欽天監事者為張尙書

照何侍郎國宗兩人皆明敏非常他人繕藁者必覆算再四始發

肱呈藁曰君必無誤不覆審也性至孝父素下急有同里赴公車

者言某處餅甚佳時肱已為博士命往市閱數里始至則已冷父

大怒撻之流血肱自若請復市乃借鄰馬馳取之父怒始解有弟

酗酒無賴一日方宴客忽與其家人交訐肱曰徐之何乃驚客如

是定謂坐者曰吾弟年逾五十暴戾之氣不改何怪也晚歲罷官

會其族人互訟涉肱及公庭由是遁迹東郊數十里不入城市逾

年遂卒

朱彬遊道堂集

陳瑞字汝玉號北菴通州人雍正五年進士歷江南繁昌貴池霍山知縣廉潔自矢善決獄務持平允遇歲饑設法賑濟全活甚眾其治霍山時俗喜媚神男女雜沓瑞舉不經之祀悉毀之嘗公出遇童子泣於途詢之知其父爲人所戕不得申理瑞拘其人訊實抵法童子方六歲無所歸育之至二十餘贈以貲俾自營業去官之日霍人請建生祠力却乃已年七十餘卒

通州高志

劉順順天人雍正五年進士授藍翎侍衛七年發陝西委用八年署甯夏鎮標中軍遊擊十年實授十一年署平羅營參將十二年調署鎮海營十三年署同州協副將乾隆二年仍署平羅營參將四年署定邊協副將五年遷鎮番營參將九年遷金塔協副將十

三年正月率甘涼肅兵千五百赴金川軍營聽調五月偕副將高雄由甲索一路攻囊得甫至松林賊百餘突犯擊之遁越日擊斬賊眾毀其碉閘七月隨大軍由卡撒左山梁進剿各碉以次克惟普瞻雙單二碉固甚賊死拒日暮將旋兵順潛率所部逼單碉縱火攻之賊潰並奪雙碉大軍繼進遂克色底而是時普瞻之西河利山賊碉林立八月順冒雨奮攻奪山梁木卡復由山左進擊斬賊二十四奪碉一九月復以砲擊斃賊眾六十餘克大碉一石卡四平房二十四經畧訥親屢奏順奮勇報聞十四年金川平議叙功加三級再擢貴州威甯鎮總兵尋調補甘肅西甯鎮總兵十六年

陞見賜戴孔雀翎二十一年二月督解駝馬送巴里坤軍營十二月署安西提督二十三年二月委辦戈壁水泉實心經理

諭獎之下部議敘功加一等五月擢甘肅提督仍留署西安提督二十四年調西安提督二十六年以病乞解任調理允之十二月卒尋

賜祭葬如例諡壯靖

漢名臣傳

杜通文字紹衣號若洲

張廷玉杜君墓誌銘

大學士文端公立德曾孫性至

孝十歲居父憂讀禮盡哀雍正七年

世祖憲皇帝念舊勞特

召見奏對稱

旨寶坻分發河南以知縣試用

墓誌銘

歷署內鄉鄆城西平臨潁縣

篆政聲翕然時制府田文鏡治尙嚴明通文隱以寬濟之決獄平

公少枉者捐養廉募夫築隄親督率之比隄成水發不爲害擢鄧

州知州

寶坻

洪志鄧五方雜處尙氣輕生通文示條教俾知自盡無抵

償律民始悔前之爲訟牒清簡

墓誌銘

制府方行開墾令察民間欺

隱者通文所報獨少他日詢之曰他邑自多鄧州自少制府無以

難己乃大修文廟重建春風閣百花洲一時以爲杜母復出乾隆

元年移知陝州城中向資渠以濟汲歲久淺涸通文率民疏濬自

分水嶺注城凡三十餘里水常不竭州儲穀萬餘石時發碾以賑

陝出入數親較之猾吏無所措手會母穆卒於署扶襯北歸哀毀

骨立病遂不起年四十有四

寶坻洪志

鍾晚字勵暇先世自浙遷京師爲宛平人年十三讀庾信哀江南

賦一過成誦十八補學生有聲與故王吏部澍徐編修葆光爲忘

年交師事桐城方先生苞益治經殫心三禮而兼及於詩書春秋

中雍正六年進士當得知縣以親老不就選省其親於兄曙宿遷

官所苞爲文以贈言君子之學始于慎獨而終于獨立不懼晚終

身服之故其功尤嚴于人所不見每晨起正衣冠危坐無寒暑皆然乾隆三年詔修三禮以鄂文端爾泰張文和廷玉方先生苞薦充纂修晚主周官苞謂曰朱子言周公運用天理爛熟之書非子莫能罄其蘊以是屬子矣未幾與河南孫用果河間王之銳借薦以國子監助教用先是有以進士在館補外留改中書者或勸用其例晚曰奉詔修書而乞外補又謬爲去者以邀其留非正也不可及周官書成聞父病卽日戒行不待奏以是不得叙上考又逾年還京孫用果當次補助教而晚名在其先遂不以名自列于吏部迨父母考終始起就職在監六載教人以忠信篤敬爲本十五年遷禮部主客司主事又四年進祠祭司員外郎先是嘗與薦于經學上以內外所薦多俾大學士擇其尤以聞會推之前一日海甯陳文簡元龍到門索見晚疑於名在舉中辭以疾不獲命見而

詢孰可者晚乃言某某明日疏上竟無晚名二十二年致仕晚性剛介在國子監却諸生贄或曰是師弟子之禮也晚曰不然吾堪爲人師自有負笈相從者師其人也今承乏于此師其官也而可貨取乎一日分俸誤有所贏召主吏趣持去吏竊歎美晚嗤之曰是直不爲盜耳何淺視而公耶居恒服御非甚儉不輒易子光豫嘗私爲先生置妾已入門不納令嫁之而不索其值居父母喪蔬食三年盛寒不衣裘人以爲難家祭宿齋戒祭畢乃敢嘗食又通酌古禮參合儒先之說度今可行爲祭禮纂三卷以示子孫病革不能言惟數舉左巨指蓋晚有兄子某在泰州家貧歲資光豫以自存至是彌留慮光豫以憂去而或弗克兼顧也晚編有春秋比事又刪取呂氏詩紀嚴氏詩緝爲若干卷晚年輯春秋義疏未及竟卒年七十餘子光豫

王芑孫宛平
鍾先生事狀

光豫字剛志號南村

年舉人充

咸安宮官學教習歷任江西之上猶豐城南昌等縣知縣遷南康府同知擢知江蘇松江蘇州江甯三府事游陞松江太倉兵備道凡其所居皆繁劇地皆以廉能著績大府或始以愛憎之口疑之光豫處之自若久而疑亦頓釋且委任焉故常以最聞父卒寢苦枕塊隆冬不衣裘松太兵備道治所實在上海欲扶柩歸葬而故里在遠不能倉猝辦乃就近權殯而身亦不離殯所上海地低濕風潮往來氛霧之氣易中人未終喪而疾作不省人事其子璵叩天求代額爲之腫歷旬始獲少蘇逾年卒年七十子三人長卽璵候補鹽場大使次琛太學生次瑛盧文弨曰南村死孝子矣乃其子亦孝子也是皆能知禮意而恪守家學者南村家傳

金鏞字廣蘊順天大興人

小倉山房文集十三

父懷璋武進士雲南援勦左

協副將少師事諸先生錦雍正八年進士試刑部授江蘇司主事

應員外郎中元年主試貴州

盧文弨金家傳

擢山東道監察御史性忠

純梗亮嶷嶷自立乾隆元年

皇上求直言鏞上培養元氣疏其略曰國之所恃者民民之所恃者養養則安不養則不安是以有天下者必以安民爲急務

本朝太平久生齒日繁金饑木穰之災間或有之近年來陝西地

震江南水災

皇上如天之仁屢發百萬帑金賑濟恩至厚也奈鄉曲窮氓

君門萬里未必能盡達於

聖聰幸而達矣而蠲賑之下逮者不無遺漏臣以爲補苴於旣災之後不若保護于未災之前臣所願陳者有五事焉一日開墾之地緩其陞科二日帶征之項宜加豁免三日官稅正額之外免報

盈餘四日州縣殿最首重民事不以辨差爲能五日巡狩之地崇
尙樸素不以紛華取媚我

聖祖仁皇帝澤被八荒民到于今謳歌思慕所以然者總在散積
聚以充編戶輕珍玩而重人才我

世宗憲皇帝遺詔云凡各衙門條例有本嚴而朕改寬者此從前
部臣議定未協朕登極斟酌改定以垂永遠以後應照改例而行
若例本寬而朕改嚴者此乃一時整飭人心權宜之計候諸弊革
除後當仍照舊例而行大哉

王言其爲國家培養元氣至深且厚伏願

皇上敬法祖宗事事以厚生爲急時時以國本爲念則社稷之福

蒼生之幸也

小倉山房文集

時翰林科道輪日奏陳經史鎔於經首以損

上益下之說進謂務鳩歛以裕簞積之積者匹夫之富也務寬惠

以成盈甯之象者天子之富也損下益上上固益矣卦不名益而
名損則知下損上亦損矣損上益下上固損矣卦不名損而名益
則知下益上亦益矣又以繫辭傳釋否九五之辭進謂天下未安
而求其安其精神之奮發也恒易天下旣安而思其常安其志氣
之操持也恒難故聖人於此諄諄以不忘致戒夫不忘豈但虛縈
諸念慮而已哉必也有其實焉敬以作所則其神清謙以受益則
其氣斂無矜寡而皆可以勝予則無可忽之人矣無小大而皆懷
於冰淵則無可忽之事矣又以伊尹告太甲聽言之道進謂伊古
以來求言之主未嘗無也而能收聽言之效者卒鮮良以正言易
逆不期離而自離邪言易入不期合而自合喜怒所發猝不及持
以致觀望揣摩者不從其令從其意大臣持祿而不肯諫小臣畏
罪而不敢言比比然矣夫公爾忘私國爾忘家無所畏避不爲迎

合者能有幾人妻子之累深富貴之念重則不敢言無剛直之操無慮遠之識則不能言且言之切者或類於沽名言之激者或指爲立異防患於未然者近於迂圖慮事於幾微者涉於瑣細則言亦何在而可乎惟以道立聽言之的言之逆於耳者不必盡於道有當也必求諸道而道乃出矣其非道者亦以道繩之而自見矣言之遜於志者不必盡於道無當也必求諸非道而非道乃顯矣其道者亦先以非道繩之而道始不爽矣金公家傳乾隆九年湖廣總督孫家淦因扶同撫臣許容事部議革職奉旨罰修順義城鎔上疏云賞罰者人主御世之大權向例臣工有罪手應得處分外有罰鍰一項因其素非廉吏視職不足蔽辜是以罰令出賞效力使天下曉然知所得者究不能爲子孫身家計故也今孫家淦歷任以來其能否優絀臣未敢深論至其操守不

苟久在

聖明洞鑒之中亦中外所共信也今罰令以賞效力似與用罰之本意有所未協於國體不無少損恐天下督撫聞之謂孫某之操守尙不免於議罰將來一不得當罰必相隨勢必墮其廉隅預爲日後受罰地步是罰項行而貪風從此起不可不慎也雍正七年孫家淦爲直隸副主考臣爲所取之士不敢避師生之嫌而隱默不言奏上部議革職未半年

上特旨起用爲福建漳州府知府漳俗强悍胥吏千餘交結大府家奴勢力出長官上有吳成者設局誘羣少年淫博聞拏卽竄鎔半夜開門出召徼巡三四輩突入其家擒治之合城歡呼鄉有華對村離縣二百里民納租赴愬皆不便康熙間太守某請設縣丞駐其地督撫批准至鎔到已四十餘年尙未入奏詢其故以設官

則胥吏無權故爲所格也再具詳又爲藩司所駁文書不下府而直行縣鎔大怒嚴訊縣胥得其交通狀乃詳請治罪而設縣丞對村至今父老嘆曰微金公來我輩將奔馳道路死矣乾隆十三年春閩省旱斗米千錢大府檄平糶鎔計府縣所貯穀止十六萬石而新穀登場尙早慮其不繼乃先勸富家出糶給印紙令商人赴糶于豐收處又請寬臺灣米入內地之禁一面開倉出糶而羣穀畢集民情帖然其他修文廟樂器增書院膏火皆次第舉行前明燕王之變有漳州陳教授某率諸生六人殉節明倫堂舊祠蕪敗鎔葺治歲祭以黃石齋先生配享焉十四年遷臺灣道二十一年補陝西鹽驛道署布按兩司事二十九年調浙江糧道與巡撫熊學鵬牴牾奏其迂緩不任事以原品休致在家十年而卒年七十

三小倉山子四人克誠瑞金縣知縣克讓國子監生克俊舉人克

傑國子監生一齋公家傳

艾子誠甯河艾隣村人父文仲木工也偶與人鬪擊之踣誤以爲死懼而逃雖其妻莫知所往第髣髴傳聞出山海關云逃兩月生子誠文仲不知有子子誠幼鞠於母亦不知有父也迨稍有知識乃問父所在母泣語以故子誠自是惘惘如有失恆絮問其父之年齒狀貌及先世之名字姻婭之姓氏里居亦莫測其意姑一一告之比長或欲妻以女子誠曰烏有父流離而子安處室家者始知其有志尋父以母在不欲遠離耳然文仲久無音耗子誠又生平未出里閭惟力作以養母越二十年母卒營葬畢遂治裝裹糧赴遼東有阻以存亡難定者子誠泫然曰苟相遇生則共返歿則負骨歸苟不相遇願老死道途間不生還矣眾揮涕送之子誠出關後念避罪亡命必潛踪於僻地凡深山窮谷險阻幽隱之處無

不物色久而資斧既竭行乞以餬口凡二十載終無悔心一日於馬家城山中遇老父哀其窮餓呼與語詢得其故為之感泣引至家款以酒食俄有梓人攜具入計其年與父相等子誠心動諦審其貌與母所說畧同因牽裾泣述父出亡年月並縷述家世及親黨冀其或是梓人駭且悲似欲相認而疑其在家未有子子誠具陳始末乃噉然相持哭蓋文仲輾轉逃避乃至是地已閱四十餘年又變姓名為王友義故尋訪無迹至是始相遇也老父感其孝為謀歸計而文仲流落久多逋欠滯不能行子誠踉蹌歸質田宅貸親黨得百金以往竟奉父歸年七十以壽終子誠得父之後始娶妻有四子皆勤儉能治生

紀昀艾孝子傳

劉文燦字公著通州人文燦年十五補諸生屢應鄉試不第家有田在靜海縣之木廠雍正九年靜海大稔村男婦衣食俱盡時直

隸總督顧琮勘災至木廠文燦請以田所獲七百餘斛賑附近村落飢民活者數百人故事士民捐賑近三百石者授七品散官總督將疏文燦名文燦固辭琮重之每歲秋赴木廠收穫道經天津偶於逆旅聞隣家哭甚哀詢之逆旅主人曰是家有積逋將鬻女青樓得百金以償明日即書約矣文燦曰以貧故而為娼吾不忍其喪節也出百金市之攜歸令為僕張德妻其拯危救困諸義舉類如此子二頃諸生均舉人官陝西三水知縣孫錫信

通州高志

錫信

榜名錫侯

字桐村幼穎悟讀書目下數行及長博極羣書淹通史

傳尤長於考據之學乾隆三十年舉人屢上公車不售出宰山左即墨有政聲旋援例補戶部湖廣司員外郎趨公之暇猶日事丹黃著潞城考古錄三卷訂異參同足備文獻之缺舊志多所採擇又有歷代諱名考煮石山房存稿菱溪筆記等書著作極富考核

精詳生平不務聲華深自韜晦窮達一委之命而其耄年嗜學尤人所罕及朱先生筠器之稱為北方第一學者他如程晉芳李文藻諸名流咸相推重嘗取諸史地理志參稽史傳旁徵金石文字及古今水道地輿諸書訂其訛舛仿宋王伯厚漢藝文志考證之例作歷代史地理志考證卷帙浩繁迄未卒業至今惜之卒年七十餘吉光片羽人多珍藏焉通州高志

何琇字君琢號勵菴宛平人雍正十一年進士宗人府主事畿輔詩傳

三十宦途坎坷貧病以終著有樵香小記多考証經史疑義閱微草堂頗與舊說異同如謂禿字當從禾會意說文謂人伏禾下固屬謬妄即六書正譌改為從禾諧聲亦非確論謂說文訓為字為母猴本末倒置當是先有為字乃借以名猴謂射字從身從寸為籀文

象手持弓形之譌其說皆獨創立其解春秋西狩獲麟解周禮奔者不禁解詩野有死麕亦時能發先儒所未發其學問大旨蓋出入於閻若璩顧炎武朱彝尊毛奇齡諸家故多衍其緒論云四庫全

華陽吳祖椿校

書提為詩頗喜陸放翁閱微草堂筆記

人物志十二

光緒順天府志一百二

先賢十二

黃岡洪良品纂江陰繆荃孫覆輯

國朝

劉毓珍 弟毓珩

王居仁

朱文炳 子垣珪筠

吳春 子錫經孫英

李綬

呂元龍

劉士銘

劉俊

史猶興

石永山

陳鶴齡

翁方綱 子樹培

張定國

紀淑曾

王大鶴

雷鏞 子學洪

李永貴

孫惟龍

戴聯奎

紀會藻

蕭鵬起

王書香

王振榮

葉世經

李維寅

楊燕緒

趙曷

王大

方聯聚

子履錢孫佺

舒位

劉子權

崔國祚

王殊渥

王嵩年

張乞人

張克城

史謙

子善載

國朝

劉毓珍字儒懷號雨村甯河縣人

羅源漢劉公行狀

父廷弼酷嗜詩書讀

通鑑善論古今得失至耄年猶手不釋卷鄉閭咸敬服之

甯河毓關志

珍其長子也幼凝重奮志自立塾師山左李來祥愛而重之數為

其父兄稱賞曰振劉氏家聲者必此人也嗣是力學益堅稍長涉

獵經史尤貫徹左氏傳

劉公行狀

雍正十年舉人十一年進士觀政刑

部期滿

甯河關志

授福建建甯縣知縣建邑素稱刁悍前任多罹於辜

毓珍至其地廉潔自持為之逐訟師禁溺女勸義倉以裕民食立

義學以振文教

劉公行狀

興剔孽畫能撫柔之使馴

甯河關志

遇饑歲平糶

穀米

劉公行狀

力為民籌如入人室家而謀之

甯河關志

全活甚眾兩攝邵

武篆及會勘汀漳大案俱著能聲所至多歌詠功德有古循吏風

焉乾隆九年題陞永春州知州入京時舟行過天妃閘中流騰涌

桅纜斷絕合家惶惶舟人撒手以為必無生理毓珍仰天祝曰吾

在閩七年未嘗受民一錢今憑天所與已而風恬浪息穩載而渡

舟中人盡驚以為神歸里見雙親垂白即陳情乞養服闋遂不仕

乾隆乙丑卒年七十三弟毓珣

劉公行狀

毓珣字蒼璞號竹軒喜讀書學為文章與伯兄毓珍相倡和雍正

十三年舉人中年善病因廢學雅好草書日聚古人名蹟而臨摹

之三十餘年無少閒筆法遒勁自成一識者多藏之

甯河關志

王居仁寶坻人世業農克敦孝友七世同居居仁祖母李氏善持

家年九十餘矣目失明然家口百餘人事無大小必稟命一切耕穫所收及貿易所入悉以白李貯之公家無私蓄男女皆知禮讓家長未衣食幼穉不敢先或問居仁曰翁何以得此答曰只教兒曹不背祖宗耳家有圃植杏棗諸果非成熟不采摘卽有風雨搖落者童稚未嘗著口必掇拾奉李氏爲之分給其家法如此子若孫皆享大年長令過其閭必式之

寶坻洪志

朱文炳字豹采大興人諸生康熙五十九年上虞徐雲瑞爲順天同考官得文炳卷歎息必欲置第一人主試難之雲瑞爭曰此卷不中式可不第一不可竟置之自是五六試輒薦亦輒報罷行年三十餘貢國子監試八旗教習期滿需次爲知縣就吏部揀選命往陝西以知縣試用時雍正五年也初到陝廷謁諸上官大將軍岳公鍾琪方總督陝甘一見奇其才檄署咸甯爲省會劇邑時

西陲用兵軍書旁午於道文炳指揮立辦而官職民事不曠不弛無毫髮憾岳公欲遂奏命爲真文炳以初服官力辭乃改知盩厔縣莅任後樂其風土厚美民人淳樸嘗加意撫字之而拂拭其英秀之士治之七年不爲赫赫聲民卒安焉文炳初到官有老役夫周晝行汲夜擊柝在官勞苦甚憊而計所食利頗微薄文炳怪之卽問曰若家幾口對曰無有曰然則若何所求而役者對曰不得已耳邑抱終南而負渭水渭水岸圯而南則瀕渭以南之田入水蓋幾百載矣田沒賦存謂之浮糧令甲相沿子孫不得除復民頗病之小人在此一身二役以輸逋額獲免鞭撻復何求耶文炳惻然必欲去之間行官舍中見古碑摩視其文具載開南補北之說謂縣民有墾終南荒田用作賦者以當渭水所沒田稅前代嘗著於令得之欣喜趣召吏翻故牘具得其根柢卽手擘稿達於上官

順天府志卷一百一
三
爲請於

朝有

旨悉免除之所生全者幾萬家時又議鑿南山以通四川輓輸道計程可近數十日上官召文炳勘實示意指宜必可行文炳退則屏去輿馬足纏行膝裹糧餌將吏胥十人與畫者偕入山漸深有道仄纔容人兩壁斧削上瞰天一隙曲折行十數日或遇寬處稍前復窄露下溼如漆轉厓側趾失足不可救中路芟舍虎狼夜來蹲繞卧處且見蹤跡從者股栗無人色文炳曰徐之徐前至絕壁萬丈下俯絕壑有松一株亦長數千尺松身綠毛長二尺餘其地不獨人無至者殆亙古不見風日所謂澗底松也路絕而返文炳歎曰比議勞費困人無益不可通吾不能以口舌順指卽具圖上艱險萬端具言此道必不可開或譖之上官輒呼畫者責問圖不

以實畫者以死誓對如文炳議卒得寢陝人賴之初文炳之在整厓其時知西安府者衡水王紹文古循吏也同官呼曰鷲夫文炳亦伉直不合於眾而紹文每延見屬令獨喜與語輒移日以故得行其志久之紹文引疾罷去後來者疾文炳至則撫他事劾之落職怡然曰吾爲清白吏歸來以教子孫豈爲失志哉歸則置屋一區閉門約己不交一人辛巳冬恭遇

慈壽七旬文炳以都人獲與祝

釐之列蒙

恩予復知縣原銜以乾隆二十九年卒年六十九子四堂垣筠珪

朱筠先君行述

垣字維豐一字仲君晚號冬泉居士幼善病

朱筠先兄仲君行狀

年十五始

讀書

朱筠先兄仲君墓誌銘

以故父母益憐勿過督之垣承庭訓寬假而行

自檢束愈醕謹母患乳岩經年諸方不治有巫言有所親者夜夜焚香一束跪乞禱可瘳垣則夜夜長跪雖卒不治然竟香燼垣跪母則酣睡跪已耿耿患如初以至母終垣骨立如束蓋侍疾及喪幾不勝也服除先兄仲君行狀中乾隆十五年舉人十六年成進士仕為山東濟陽長清兩縣知縣有仁聲先兄仲君墓誌銘而尤長於折獄獄初兩造具每周測左右遠近則中其理解數語立折人人當其情而罷其或獄構糾結更吏數十不能決者垣至輒闕見罅豁洞達奧窾言出讞定舊牘如山可焚也山東諸老吏皆歎服推為斷才濟陽有少婦周新嫁王巧先兄仲君行狀居亡何歸甯而歸明日巧暴死朱少婦周君行狀翁媪及鄰人來證婦毒夫死先兄仲君行狀訟於垣垣駕往死者所召翁問狀翁曰見與新婦歡甚日反自母家一夕耳今天大寒民呼兒蚤起作苦新婦起設粥食兒當食腹痛趣詰新婦云嚮夕

兒拾紅白粉授新婦令入粥作食今死者食粥是新婦殺子兒也垣問新婦狀新婦曰晨實持粉入粥夫實食粥死新婦欲亦食粥死舅姑奪之鄰人羣來辱詈新婦且相禁不得死今罪當死無辨垣即問曰巧且死何狀鄰人觀者皆曰此婦置毒粥中食巧巧嘔眾且至乃汲寒泉浸綠豆大黃諸物急飲之毒甚不可解巧益嘔且泄死餘粥及嘔猶在婦何所辨耶垣曰然趣命投粥與狗食又趣呼狗來令食巧所嘔皆不死又召吏徧視巧之死無毒狀獨齒禁堅不可啟又啟視其私入腹中垣曰是也啟其口吏持銀匕入死者喉驗毒出以示眾皆曰中毒非是垣曰然又召新婦問曰嚮夕巧有所御耶固問曰一夕三御又問巧蚤起何事新婦曰夫起飲水三器而已已而食粥遂死無他狀令太息久之乃召翁令前曰爾子醫者所謂死於陰淫寒疾是也爾欲坐爾婦毒爾子乎翁

拜而慙然少婦周泣扶婦去婦竟爲巧守節先兄仲君行狀有老婦雉經於民之外戶屈戌聞訟曰昨民擊老婦齒落故甘心焉垣驗老婦體無擊狀而齒落處有殷血痕羣里婦羅列屍側垣念旦落齒而夕卽死卽齒血不殷卽詰羣婦曰若灌飲屍以藥亟掇之落其齒而坐民威逼耶羣婦曰無之垣躬入覲室窗櫺上有箸二其一血痕宛然卽持出示仵人曰探屍口中當有落齒果然眾以爲神而民僅判爲老婦出埋錢釋之縣故獄具有以烏鎗取鳧雉而鎗火自後發中人洞胸死者當抵罪垣卽爭曰此無死法上官訶駁數四慘死如是而故縱耶垣曰律過失殺條曰耳目所不及思慮所不到正載貪射鳥獸之文知縣不能枉律斷獄卒爭如所引乃已他縣有役以事逮民民死歸卽斂訖已而訟役殺之轉輾三十年不決上官檄垣會所在檢骨骨在淺土敗柳棺中仵人曰久疑不

可檢也垣令曰坎地架木昇棺其上弛前和及四墻柳方土正見徐徐撥土正首足鄉冪以席燎坎注醢須臾骨如蒸狀仵人卽檢訖告曰屍獨腦骨紫血傷見方寸許眾喜謂得情垣熟視之曰未也此傷處滌可去眾笑曰傷三十年入骨豈可滌耶垣呼水刷之骨白無澆而訟遂息或曰於錄無此法公何以辨之垣曰傷者紫色中重而外輕若暈漸減然此反是是腐血汚耳眾服垣之所見己卯年三十有七移疾歸侍父左右克孝而悌於兄弟父歿不出學釋氏之學澹然自謂有得卒年五十一先兄仲君墓誌銘筠字筍河又字竹君學行高朗少有令譽徵存錄年十三通五經十五文成斐然朱珪竹君先兄墓誌與弟珪同補諸生負文名順天府尹蔣炳招劉文定綸程文恭景伊錢文敏維城莊侍郎存與莊學士培因及筠兄弟飲試以崑田雙玉歌諸君激賞先正事略明日皆來就訪明

年鄉試不售劉文定綸延之家修盛京志竹君先凡墓誌以爲疏儻奇

從咨訪筠從容諷公以古大臣之事每領之李威從以爲疏儻奇

士姚鼐朱竹君先生別傳乾隆十二年舉人十九年成進士選庶吉士授編

修綸喜謂曰君無復以古大臣責我老夫無能爲望君努力耳李威

從游記 二十六年分校會試丁父憂哀毀骨立筠素無宦情服闋遂

徧游天下名山已乞假矣

上召見珪詢家事曰翰林無定額汝兄當補官不比汝需缺也珪

函以告掌院索假呈歸曰兄實無疾恐

上再詰問不敢欺其強爲弟起筠不答旣而听然曰汝敗我雅興

矣是冬授贊善明年五月

御試二等擢翰林院侍講學士充

日講起居注官朱珪竹君先兄墓誌

上極賞其才學故事

御試試差大臣閱卷錄取優異者引

見辛卯筠試不入選

上顧問掌院大學士等曰今試乃遺朱筠選中乎

特旨命不選中者一體引

見蓋異數也遂有安徽學政之

命視學安徽李威從游記尤喜以六經訓誥督課士子洪亮吉朱筠河逸事爲刊

舊藏宋槧許氏說文廣布學宮語諸生日古學權輿專在是矣有

詔求遺書李威從游記筠奏言翰林院庫貯明永樂大典中多逸書宜

就加採錄竹君先墓誌又請立校書之官參考得失

上嘉之乃命開

四庫全書館王昶朱君墓表館開凡十有三年而書成共存書三千四百

六十餘種計七萬五千八百五十有四卷其得自大典者凡五百餘部皆世所不傳本也又請仿漢熹平唐開成故事擇儒臣校正十三經文字勒石太學先正事略好金石文字以為可證佐經傳請下郡國各采部內有鐘鼎碑碣撫印上之以備甄校事雖寢論者仰其雅才徵存錄五未幾坐事左遷編修入

四庫館修日下舊聞筠既久次望益重則言翰林以讀書立品為職終歲足不履達官門竹君先生墓誌初為劉文正統勲所知及統勲在內閣不肯通刺遇筠於朝戲之曰其忘我也耶筠正色曰非公事不敢過丞相門也統勲稱曰狷者狷者大學士于敏中掌院事欲筠就見筠執翰林故事謂纂修官相見於館無往見禮敏中間為上言筠纂書不勤

上曰命侍郎蔣錫榮趣之不之罪徵存錄五弟珪自山西歸從容為筠

言宜稍和同者筠曰子亦作是言耶珪心愧之上知之深

特旨督學福建閩人士聞筠來無不怵舞筠益卓然以韓歐陽蘇自任振起古學獎藉寒峻天下之士翕然稱之曰竹君先生朱珪墓誌在福建與弟珪相代一時傳為盛事而閩士攀轅走送者數百里不絕時士人饋一石積試院成山起亭曰三百三十有三士亭其後珪主持文教海內名流皆以暗中索拔多筠所賞契者故世稱據經好古之士為朱派云孫星衍笥河先生行狀王司寇昶與筠為同年友官京師齊名人稱為北朱南王紅豆樹館詩話卒年五十三徵存錄五筠之學經經緯史包孕萬有紅豆樹館詩話古文法班史詩歌出入韓蘇朱君墓誌賦則陽張陰闞馬揚以下不道也前後遇大典禮成祝釐宣上功德鴻功奧冊哀然推首書法一本六書自然勁嫻朱珪竹君先生墓誌

尤喜汲引人才輜軒所至必拔諸生之雋異授業門下蒲褐山如房詩話

大理寺卿陸君錫熊吏部主事程君晉芳禮部郎中任君大椿皆

所取士而黃君景仁洪君亮吉皆北面稱弟子朱君墓表好交游稱述

人善惟恐不及卽有過輒掩覆之當校刊說文時命門生某司其

事某重違筠意多所乾沒筠待之如初紅豆樹館詩話戴震汪中兀傲不

羣好雌黃人物在幕中獨無間言孫君星衍且以未見爲恨與客

飲酒連舉數十觥不亂談笑窮日夜先正事略或以爲道廣然於名節

風義之關揚清激濁分別邪正斷斷不稍假易朱君墓表酒酣論天下

事自比李元禮范孟博先正事略聞者悚然所居室曰椒花吟舫亂草

不除雜花滿徑聚書至數萬卷金石文字數千種先正事略考古著錄

終身不倦朱珪竹君墓誌尤愛山水嘗再登黃山武夷峭壁不通樵徑必

攀蘿造其巔題名缺石而後返云先正事略

珪字石君號南厓少爲文深慕黃公石齋祖與高安朱文端軾相

友善父文炳受經於高安遂盡傳高安之學紅豆樹館詩話年十七舉乾

隆十二年鄉試與叔兄筠同榜有二朱之目昭代名人尺牘小傳次年成進

士改庶吉士習

國書尋授編修累遷侍讀學士二十四年主河南鄉試明年充會

試同考官秋授福建分巡糧驛道兼攝福州府事毀和合二聖麻

三相公牛頭大王鐵頭和尚諸淫祠民大驚服朱錫經南厓府君年譜二十

八年擢福建按察使兼署布政司閩人裘自位假平臺灣功鬻武

職獄連數十人珪誅正犯一人諸受欺者皆不坐有告家譜妄逆

者讞之僅戮一撰譜者屍先正事略子孫得不坐南厓府君年譜二十九年丁

父憂服闋授湖北按察使時緬甸用兵珪司驛務無遲誤無擾累

楚北亂民聚眾珪鞫之不少縱然脅從者皆得免三十三年調山

西按察使明年授山西布政司阮元朱文正公神道碑辛卯護理山西巡撫

議奏籌土默特當差官兵盤費又奏新開牧地米石請改徵折色

以便民除弊奏上下部議行南厓府君年譜以方正為巡撫所嫌謂其不

諳吏治正雅集小傳按察使黃檢奏珪終日讀書於地方事無整頓明

年人

覲授翰林院侍講學士四十一年

命上書房行走侍

仁宗皇帝學時初置文淵閣官

特授直閣事主福建己亥鄉試四十五年督福建學政將行上五

箴於

仁宗藩邸曰養心曰敬身曰勤業曰虛己曰致誠

仁宗力行之及

親政亦常置座右四十九年扈

蹕南巡授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閱浙江江蘇召試卷五十一年

授禮部侍郎主試江南督浙江學政五十四年置蕭山祭田百畝

冬還

朝充經筵講官五十五年

經筵進講時

諸皇子侍班聽講先正事略珪講尹誥說命之篇

天心愉悅陳壽祺朱文正公神道碑顧謂

仁宗曰汝師傅所講甚善授安徽巡撫祁門縣築城成輕騎往驗

之至新嶺有欲中傷歛縣令者屬掌亭人以饘餲進珪恬然飽之

先正事略五十九年調廣東巡撫六十年兼署兩廣總督嘆咭喇國入

貢呈土物於總督卻之嘉慶元年授兩廣總督

降旨內召

阮元朱文正公神道碑

將相之尋以治安南艇盜緩左遷復為安

徽巡撫

陳壽祺朱文正公神道碑

鳳陽等屬水災疏請賑卹親給之官吏莫敢

侵

先正時

楚豫多邪教流言安徽有隱伏者珪曰疑而索之是激

之變也乃密籌防禦徧蒞穎毫等州城鄉聚長老教勸之徧張告

示簡明諄切民大感化故數年間安徽無以邪教倡亂者明年授

兵部尚書調吏部尚書皆留巡撫任

阮元朱文正公神道碑

會

高宗純皇帝上賓

仁宗馳驛召之珪哭且奔先上奏曰聞

太上皇帝龍馭上昇膽裂呼天角崩投地欽惟

大行皇帝十全功德五福考終傳器愜心於昭在上我

皇上純性超倫報天罔極竊聞定欲躬行三年之喪此舉邁千古

而欽萬世然而天子之孝不以毀形滅性為奇以繼志述事為大

親政伊始遠聽近瞻默運乾綱霽施渙號陽剛之氣如日重光惻

怛之仁無幽不浹思修身嚴誠欺之介於觀人辨義利之防君心

正而四維張

朝廷清而九牧肅身先節儉崇獎清廉自然盜賊不足平財用不

足阜惟願我

皇上恒久不忘堯舜自任之心臣敢不隨時勉行仁義事君之道

上嘉納之及至京哭臨

上執手哭失聲旋命直

南書房管戶部三庫

阮元朱文正公神道碑

自是凡國家大政有所咨詢皆

造膝自陳不草一疏不沾直不市恩不關白軍機大臣第在外城

遠且隘

賜第西華門

紫禁城騎馬加太子少保充
實錄館總裁

國史館總裁己未會試總裁冬調戶部尙書時

上禁收漕米之弊外省以運丁貧仰資州縣州縣取民不得不浮於是安徽有加增銀江蘇有加耗米之請部議將擬行矣珪思之不寐綜其數較原徵加倍乃決計駁曰小民未見清漕之益先受加賦之害不可行竝令漕司以後凡事近加賦皆議駁以體

皇上損上益下之意長蘆鹽政奏鹽價一斤加錢二文珪駁曰前蘆東因錢價過賤已三加價又免積欠二百六十萬兩餘欠展三年商力自寬且今錢價漸貴所奏應毋庸議廣東布政司奏陞濱海沙地賦珪駁曰海沙淤地坍塌靡常故照下則田減半賦之今視上中田增賦是與沿海民計微利非政體且民苦加賦將別有

漲地亦不肯報墾不可行後倉場衙門復請預納錢糧四五十倍準作義監生珪駁曰國家正供有常經而名實關體要於名不正於實有傷斷不可行凡駁議皆親屬藁奏

上皆避之嘉慶五年秋兼署吏部尙書坐輿夫毆傷禁門兵免太子少保解三庫事彭文勤墮馬西華門內珪呼其輿入門昇之復違例議降鐫三級留任六年陪祀

祈穀壇未曙誤行墜甬道下傷左胯

賜醫

賜食絡繹於道遣內監齋

硃諭至第視病且詢事三月小愈卽趨

朝七年秋扈

蹕灤陽宣

制以戶部尙書協辦大學士仍加太子少保八年兼翰林院掌院
學士春夏皆留京辦事大臣九年春

駕幸翰林院先期晉太子太傅及幸院

賜宴聯句

御書天祿儲才扁摹刻院堂以墨蹟

賜珪十年正月宣

制拜體仁閣大學士管理工部事

上以是命為遵

先帝遺詔也命詣

裕陵謝明年春珪感疾

上命游西山諸勝以散其懷時年七十六矣九月乞休

上曰待卿八十當為壽旋

命戶部尙書戴衢亨齋賜詩十韻及玉鳩杖

諭天寒間二三日入直且俟日出後至南書房候

召對十一月庚午寒甚乾清宮

召對畢降階忽痰壅歸第

賜御醫視疾十二月乙亥力疾作芻獻詩先正事略有云天道神難測

民心惟一中知人可安眾居所自持公阮元朱文正公神道碑丁卯夜半薨

上震悼晉贈太傅入祀賢良祠己卯

上親臨奠三爵哭不止回宮

降制曰乾隆朝故大學士劉統勳蒙

皇考鑒其品節

賜諡文正易名之典特隆顧劉統勳於署總督任內曾經獲咎褫

職復蒙

恩錄用至朱珪立朝五十餘年敷歷中外從未稍蹈愆尤絕無瑕玷憶伊官翰林時

皇考簡為朕師傅其所陳說無非唐虞三代之言不特非法不道即稍涉時趨之論亦從不出諸口啟沃良多揆諸諡法實足以當正字而無愧毋庸內閣擬請著即賜諡文正又曰本日朕臨奠醊其門庭卑隘清寒之况不異儒素睠念遺風愴懷未已復撰抒痛詩十二韻

命南書房翰林黃鉞於殯前焚之明年

御製碑文刻石阡門上巳日

上謁

西陵蹕路距珪墓數里

上遠眺松楸追懷愴惻命大臣詣墓

賜奠

高宗純皇帝實錄成以珪總修有年

賜祭一壇長子錫經服滿以京卿用珪在翰林時先正事略國家有大

典禮撰進雅頌詩冊文跋

高宗必親覽之以為能見其大頌不忘規或陳坐隅或命諸

皇子

皇孫寫為副

聖製詩或寄示命和阮元朱文正公神道碑所著知足齋詩文集

上命以刻本進

賜題律詩四章於卷首先正事略珪於經術無所不通取士務以經策

較四書文銳力求樸學才士黃景仁張騰蛟死深恫惜焉撫安

徽裁蕪湖南關陋規閩省洋商陋規事發

欽使涖治惟珪未受一錢清操亮節人皆仰之阮元朱文正公神道碑嘗曰

吾三十九歲夜坐忽腹間自煖由脊上貫於頂甘液自罅下注由

是流轉至老不絕乃知朱子注參同契非空言也年四十餘即獨

居迄無妾媵

御製抒痛詩有云半生惟獨宿一世不貪錢其知之者深矣先正事略

子錫經錫爵錫爵子英朱氏家譜

錫經字習之別號古華乾隆四十三年舉人蔭刑部員外郎是時

文正公珪甫自安徽

內召門下士半天下履聲車轍盈戶巷一時稱盛錫經入署供職

朝告夕面趨庭之暇卻掃焚香閉門謝客以故通家子多不識其

有識之而呼於

朝錫經左右顧亦終莫能辨閒有一二往來非寒士必冷官也嘗

歎曰人生自有分定胡役役自苦為耶初珪出撫安徽暨遷兩廣

錫經在都珪手書寄之曰吾在外不以家事為念第吾去京師遠

吾力所不辦者汝以子職代父職可乎值

高宗純皇帝御製五集告成珪以文學侍從之日久意有所獻替

草創大略示錫經錫經乃研心蒐討排分類比纖悉莫遺首以

御製古文涉於說經論史者區為兩部又以

御製詩合五集為四門門之類各四十名日紀實每一編成郵筒

寄珪珪按編披讀綴以敘論以頌揚

聖天子敬

天法

祖勤政愛民之至意書進

天子覽而嘉之歲丙寅珪卒方小祥一日

仁宗顧問大臣曰朱珪之子錫經何如左右錯愕皆莫對
上曰朕見其體豐而質是殆不能作有司官耳值

高宗實錄告成恭預其事者諸故大臣子並邀議敘於是

特旨以四品京堂用異數也歲己巳補太僕寺少卿明年庚午春

扈

蹕

東陵屢蒙

召見並

命和詩蓋浸嚮用矣未幾卒於位

上初聞疾

特命內閣中書梁承福帶同太醫院官來視疾既

聞其不治迺

命寄信兩江督臣傳諭候補道朱涂星夜來京比卒

給內庫銀三百兩於家

命詹事府右庶子黃鉞爲治喪事蓋

聖恩眷念故臣久而靡已如此

朱錫庚從兄習之行狀

英字宣初幼穎悟卓犖不羣有矯然出塵之致經史皆博覽習由

諸生遵例報捐郎中籤分刑部後改知府分發山東而卒英精於

六書出其餘藝得顧愷之吳道子筆妙山水人物花草鳥獸蟲魚

潑墨濡毫出人意表其運用自然造於精微宴游偶憩醉後乞書

者紛至沓來一一應之無倦色或筆墨不具以煙煤隨手寫之每

饒別趣人得其片楮珍如拱璧山水法宋元周規折矩非近今描

摹者所能夢見或深厚沈秀兼二王之表而小品超逸凌遠幾於

香光雲林無以復辨

朱氏譜傳

李綬字佩廷號杏浦學者稱杏浦先生宛平人父孔嘉官雲南永昌府知府綬生而俊邁有幹略年十七父以罷官滯滇中卽能奉母牛太夫人歸里營大父葬事豐儉皆中禮治家嚴肅而門庭雍睦兄弟互相切劘收恤徐氏孀妹撫孤甥約以婚姻而自督之誦讀訓責之嚴與諸子無異稍或懈弛輒泣涕霑襟屢陳其母之苦務使感動而後已乾隆元年舉人十六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職編修乙亥遷湖廣道監察御史庚辰充河南鄉試副考官壬午提督湖南學政乙酉授奉天府府丞以保舉教職鐫級壬辰授通政司參議癸巳再授奉天府府丞庚子陞大理寺卿壬寅授內閣學士提督江西學政甲辰授江西巡撫旋調湖北乙巳轉兵部侍郎歷工部吏部授左都御史入直上書房

賜紫禁城騎馬平生貞不絕俗不欲嘒嘒露圭角而義所當爲未嘗不爲如官奉天府丞時奏燬前明違礙碑碣官湖南巡撫時奏賑茶陵水災奏增衡郴諸路驛馬奏稽察西洋教皆蒙

俞允官御史時奏吏部胥魁受賂奏浙江巡撫匿災並邀

褒嘉尤不愧風憲職性喜讀書暮年尙手錄文選作詩不下數千首皆付子孫藏弄不欲與才士爭名然文章具有法度一典鄉試再督學政兩任奉天府丞所甄拔皆得人其奏定盛京宗學章程增設副管司察核併奏修瀋陽書院聚諸生講肄教士亦具有規程卽其所學可知矣卒年七十九子二人長之棫官郴州知州次之杞官工部司務

紀昀杏浦學士墓誌銘

呂元龍字鱗洲一字慕堂大興人崇禎甲申之變有名相者官千戶守永定門城破罵賊賊以刀斫之死旁有卒義之持一骨出城

歸其家人埋室中其後亂平以術者言曰吉卽墳焉不改葬元龍
七世祖也元龍生而眉目秀偉素不善彊記獨解悟絕人七歲丁
祖父憂擗踊就哭位若成人弔者莫不奇之及長果力學工文章
顧尤摯於天性其出就外傳也亟慕父母日三四入內問安否而
詭以便旋請師師曰孺子何數也元龍肅然以情對師曰果然善
矣居頃讀禮記至顯揚先祖所以崇孝擲卷歎曰人子不當如是
耶因念先世未嘗以科第顯者意必欲致之以得父母歡心於是
斲木爲矮屋如棘闈狀屬文則日夜坐其中久之中乾隆十五年
舉人越日與宴於順天府署歌鹿鳴而退攜所宴物歸致祭於先
人之廟旣薦輒大慟伏不起曰吾祖不及食此耶賀者咸歛歔太
息明年試禮部不第乃益發憤讀書其出聲如鐘所善韓生亦喜
讀書居比鄰旦旦夜夜牆東西呶唔相倡答也韓生妻賢而善品

藻人聞書聲謂其夫曰此子聲大而中淒以悲其心有不自得者
乎韓生以告元龍喟然曰夫人知我旣而曰脫世知我如夫人者
我豈不第哉卽又慟哭每早起則望其家頓首拜人或以爲狂是
歲壬申再試禮部愈苦心爲文嘔血而罷又二年甲戌以疾甚不
得應試又一年而卒年三十有一妻朱氏筠姊也卒後固欲死之
服金約指者一引鍼自刺其心者一雉經者一皆以救得解數責
筠曰弟胡以姑息愛我筠與弟珪泣而請曰姊當強撫此藐孤使
呂氏有後姊始領焉子麟朱筠呂君行狀
吳春固安人丐者曰瞽因母與妻不和遂棄妻子令異居而已與
弟奉母居弟爲傭春丐乞自食粗惡以美者奉母二十年不變後
得二子家頗饒裕人以爲孝之所致固安陳志
劉俊涿州人回民也父武以御車爲生因外出客死於汴梁俊聞

信卽欲往尋父尸而家貧母老勢難遠離每向人言輒泣下數行

後數年母歿遂決意如汴又苦道遠無貲親友又無可告貸者乃

沿途行乞至汴數月始得父骨負之以歸與母合葬焉

涿州續志

史猶興初名積書字若豪順天人家素貧讀書深自刻苦

武億史若蒙先

生狀 略 館朱學士筠家兄積詩年三十矣未授室數來館中與猶興

共土榻卧卧且病嘔血良劇猶興則夜起抱兄坐而以竹器紙籍

其中手承兄所嘔血且慰解之兄嘔益甚比日出筠踉蹌入館中

見榻間竹器血盈者八九猶興顧兄息少定蹙然捧器而出之於

外逾年兄竟死是時見者皆言猶興之侍疾克友也弟積禮慧巧

而好博簞以游數抱持館穀爲弟償負久之弟竟以博死猶興哭

之益自悲初娶於魯魯邁官事破其產徙家而南已而癸亥遭母

喪獨與老父居於是益顛躓無所向會舅袁儒行爲定興教諭猶

興舉家往依之而身獨走保定投經用嚴課其門弟子弟子從游

者日以進定興去保定百餘里歲時節候省老父雖貧歡甚婦魯

亦撙節館修所入供甘旨無闕定興人咸稱道之然父故佃儻亦

篤嗜博數謂魯曰新婦食吾旨而甘不若吾博之甘也取兒館所

入來魯不敢言謹進之父輒去與博徒游盡而反冬寒猶興自保

定裝毳裘以遺父父亦質而償博退而反舍不言寒且饑佃儻如

故猶興歸輒泣諫父笑曰吾助窮者以錢欲人德焉何如吾無德

名而窮者受吾錢之益耶猶興泣不言良久父頷之益竭賦爲父

具一裘躬具甘與旨偕婦進之父衣裘卒餐罷顧曰吾姑去博徒

所束手觀之何如往觀則繼日以夜輒往侍立不敢言父顧曰去

蓋觀十餘日而父博如故凡在保定館所入爲父博盡者七八雖

泣諫而未嘗怨也猶興嘗以國子監生從吏部試職可就河工得

小官以給養

朱筠史先生墓碣銘

顧自念父垂老違左右失親歡

若蒙史先生狀略

以故不行歲庚辰

史先生墓碣銘

大興朱珪以翰林出為福建糧儲道欲

邀與俱致書幣以請父亦促治裝猶興不獲已就行歲餘珪攝鹽

道先是任鹽道佐幕下者代收鹽課務苛細伺微隙摘其過欲以

邀重賂困商徒猶興獨持廉平管支出納以時收貯商皆敬悅高

其義贖千金交歡猶興固謝不可而旁睨者乃假居間漁其利以

去於時眾議洶洶謂不辨將受垢猶興顧念事明則彼不復齒於

人即又固謝不可

史若蒙先生狀略

客或饋酒食對之愀然不舉以父之

遠不得養也久之甲申得父書字書敬衰不如其恆則泣下辭館

即日歸歸而問父故無恙作書時會不適耳顧父須鬢皓白退而

歎曰吾歸晚矣越歲疾作比卒執父手曰兒不獲侍父終天年天

乎

史先生墓碣銘

泣語子兆蘭曰兒勉事而王父終吾志吾目其瞑遂卒

狀略

劉士銘字鼎彝宛平人父繼芳初自保定之雄遷於順天之西路

長新店偕妻朱躬耕西山之麓而以讀課其諸子有子三人長若

愚次以成士銘其季也早慧強記誦聞郡有藏書家輒往假手錄

其本閱走書肆索觀故書立盡其卷不錯一字而歸以校讐錄本

之善否里中耆舊咸嗟異之蓋自是終身得暇未嘗手釋卷也長

新店距京師之廣甯門三十餘里年十七行游京師慨然曰盛哉

乎人文乃移家入都門到白紙坊東購房數楹以為讀書之所而

請業於常州謝先生某學日以肆年二十以國子監生應試舉於

鄉一時榜下相傳得士曰米君米君者即士銘也後始復其本姓

既而再試禮部再不第始入貲謁選司揀發山西試為令其年知

聞喜縣聞喜故劇邑會政弛吏偷逋賦累歲而催科急民益大困

士銘至則召縣之父老謂曰令拙於催科而民賦不輸是欲見令拙也願與父老約行滾單法何如滾單法者縣出單書賦戶名先甲次乙甲受單輸賦畢而單至乙乙受輸之如甲以次及於一縣賦戶畢然後上單於令者也父老則頓首曰如約於是士銘爲畫催租役於單首行之如法國賦歲入民無謗者又縣故有市集所在迺遠盜賊竊發爲買遷患則改市適中之所民大便利盜賊亦罷去尋授朔平府知府朔平地連北邊蒙古部人與民相雜處而郡又新設民屬府而蒙古人隸都統戲下訟輒牽掣號難治士銘則以禮往謁都統與之談讌極歡曰某奉命來從公偕治天子人自今誓不得畫彼此界都統卽前執其手曰惟公治之自是蒙古人或暴恣立杖決之久之帖然而民賴以安庚戌七月以

毋憂當罷有

旨任守制士銘力請反葬而後赴職許之服闋補湖北安陸府知府漢江在府城西上去襄陽七百里下去沔陽七百里水自北來逕石城西南與大江合自石城下抵蔡家橋板橋灣由馬公州小河口以達於南河迴折三百餘里土人謂之紅廟堤堤最要害在昔石城遠近湖港支分用洩水勢其後日以湮塞而捍水者獨恃堤堤不固則風且霖夕一蟻所盜千里爲壑士銘躬親相視滲漉與役夫同勞苦其課工視引錐穿土毫髮不損乃已郡人喜曰我公不寐我民安睡矣會孫文定公嘉淦總督兩湖疏請調荊州士銘曰某得荊州人以美官賀某豈此閒有所利耶問府四關有東中西北徵稅處卽令曰商賈自入庭中投所稅錢於櫝役是土者不得與又問駐防兵丁糧餉故事自府支給所在州縣歲當輸

南米二十餘萬石上府卽令諸邑日至期悉以米來不得他有所代令兵丁日月至府支餉二日支糧三日至期一如所支各罷去諸邑盛稱曰公若少通自便亦以便人士銘曰人之不便某任其咎通則何敢乎乙巳春奉

特命赴四川辦理臺站及金川而還庚午八月授本省驛傳鹽法道鹽法他省價並畫一獨湖廣未有定式士銘始令商價不得二且時取市中權秤親爲較其斤兩輕重毋多取民利民方謳之明年辛未三月而士銘以所轄驛站遲誤公事劾去矣初士銘之被劾也同官有軋大吏以去者繼至者疑士銘主使之輒撫細故以劾且欲窮治其他事以聞卒無所得旣而以士銘在荊州十年於是更使蹤跡之亦無狀所使者走謁曰公誠賢者然上官使某蹤跡公無所得某無以報請自書一二事告我士銘曰某不肖不敢

不自愛惟憶爲嵯使令節受商人花燈數物此破吾檢耳卽書款付之所使以反命上官默然及按驛站所遲誤者在江南與士銘無與人曰何不白之士銘曰某服官三十年今以釋負戴可矣復何求卽束裝入都其冬

聖母萬壽士銘在都人祝釐之次有

旨給五品銜自是林居者且十年已卯仲子光汾官長興士銘就養於浙買舟命杖往來西湖中久之不能去平生著述散佚惟西湖詩一卷獨存卒年六十有八士銘束髮好讀書事兩兄最謹旣仕曰某已得祿矣卽舉郭西田盡歸伯兄而與仲兄俱之官所兄歿哭之累日不食子弟無敢勸者有山西范君與士銘善輒通財先後資其金殆八千他人未嘗知及官楚中聞范君疾卽悉索所

有得八千金命奴馳數千里抵范氏范已死獨其弟在辭不受曰
兄臨訣未嘗言此且家無券也奴以士銘命固請卒致而去朱筠
劉鼎

彝先生
行狀

陳鶴齡名永年宛平人家本富後稍落其弟永泰先亡弟婦求祈
箸不得已從之弟婦又曰兄公男子能經理我一孀婦子女又幼
乞與產三分之二親族皆曰不可鶴齡曰弟婦言是當從之弟婦
又以孤寡不能徵逋負欲以貲財當二分而以積年未償借券併
利息計算當鶴齡之一分亦曲從之後借券皆索無著鶴齡遂大
貧陳氏先無登科者是年鶴齡之子三立竟舉於鄉放榜之日有
李步立者居與相近聞之喟然曰天道固終不負人樂陽
翁方綱字正三號覃溪大興人先正乾隆十七年進士選庶吉士
授編修己卯奉

命典試江西壬午典試湖北國朝詩榜發後重九日開讌於黃鶴

樓樓前設插瓶臨江插菊花千萬枝以侑酒明日假裝北歸渡漢

江至大別山登晴川閣迴望黃鶴樓朗吟崔司勳詩翁氏家甲申
奉

命視學粵東國朝詩三任凡八年異數也松軒己亥典試江南辛

丑擢國子監司業旋擢司經局洗馬癸卯充順天鄉試副考官甲

辰遷少詹事丙午奉

命視學江西庚戌十月

上御乾清門以學士承

旨辛亥視學山東嘉慶元年丙辰

賜千叟宴己未授鴻臚寺卿國朝詩十二年丁卯年七十五

賜三品銜重宴鹿鳴十九年甲戌年八十二

賜加二品銜重預

恩榮筵宴

聽松廬文鈔

戊午卒年八十六

國朝詩人徵略

方綱精心汲古宏覽

多聞於金石譜錄書畫詞章之學皆能抉摘精審

先正事略

所著兩漢

金石記剖析毫芒參以說文正義幾欲駕文惠而上之

湖海詩傳

著有

復初堂集

正雅集小傳

自諸經注疏以及史傳之考訂金石之爬梳皆

紅豆樹館詩話

生平論詩

貫徹洋溢於其中

先正事略

實近日文章家所未有

紅豆樹館詩話

謂漁洋拈神韻二字固為超妙但其弊恐流為空調故特拈肌理

二字蓋欲以實救虛也

畿輔詩傳三十九

嗜古成癖使節所蒞殘幢斷碣

必多方物色摹搨以歸鑒藏之盛甲於北方

紅豆樹館詩話

所居京師前

門外保安寺街圖書文籍插架琳瑯登其堂者如入萬花谷中令

人心搖目眩

履園叢話

書初學平原繼學歐陽率更隸仿史晨韓敕諸

碑鉤摹舊帖數十本海內書碑版者畢歸之

先正事略

嘗得宋版施注

蘇詩海內無第二本

履園叢話

因以寶蘇名其室

先正事略

每至十二月十

九日必為文忠作生日會即請會中人各為題名以及詩文歌詠

盡海內賢豪垂三十年如一日

履園叢話

後進一篇之美稱道不去口

先正事略

乾隆間京師前輩以宏獎風流為己任首推朱文正珪阮文

達元兩相國而方綱鼎峙其間幾欲狎主齊盟互執牛耳

紅豆樹館詩話

晚歲罷官家居巋然為海內魯靈光焉

先正事略

子樹培

樹培字宜泉

畿輔詩傳五十一

生於乾隆甲申臘月十二日方綱方渡海試

瓊州府其夕夢筆端若有光訊之占者謂是文字祥也占者曰此

兒壽命不長宜出繼異姓為子或可免及北歸以語錢籜石載

曰是宜為吾子遂攜至錢家名之曰申錫字曰申之幼學時往來

錢氏家篤好摹寫篆隸載曰此兒日日手作避籀諸字我所不知

也

翁方綱次兒樹培小傳

博雅好古能傳家學

履園叢話

於史家年月歷朝年號

後先同異如鍾映建元考萬光泰紀元韻敘諸編尤所詳核傳小尤明於錢法凡古之刀幣貨布皆能辨識所著有泉幣考較洪遵泉志精博殆過之聞某處有一古錢雖遠道必躬自往訪以為快其天性然也履園叢話自來泉譜如唐封演以下諸家多不傳樹培旁搜博采垂十餘年綜括成編亦可稱專門之學矣組豆樹館詩話乾隆五十一年舉人明年成進士改庶吉士己酉授檢討充

國史館會典館纂修官嘉慶丁巳

御試三等補刑部主事辛酉壬戌會試充同考官己巳陞貴州司郎中總辦秋審處行走俸滿引

見記名以繁缺知府用小傳未幾遂卒履園叢話有翁比部遺詩一卷畿輔

詩傳

石永山涿州人事親孝制行方鯁家窶貧母劉氏年屆八旬夙有

痰喘舊證時作時止一經舉發眠食俱廢必永山為之週身按摩半日半夜之久方能安息永山侍奉晝夜無倦視病少差急為甘旨以娛之村居必市於涑水縣城瀕行每切囑家人毋許刻離諄囑再三然後去去必急歸四十里之遙約兩時必返母病劇洩便污衣每夜必換易數次永山自著做破單衣躬親烘澣里人有憫其寒者贈以絲衣悉却不受以是人愈愛敬之為請於州牧郝君旌其閭院有石榴一本有異實好事者以為孝之所至物產發為

瑞徵云涿州續志

紀淑曾字衣孟號秋槎正雅集小傳晉子乾隆十八年舉人畿輔詩傳四十循

例謁選筮仕湖北知縣授篆長陽長陽山阨小邑人文固陋為創立書院延師講習己丑移天門縣時征緬甸兵過境需用舟車捐俸給價不以累民有營兵乘舟毆舟子斃竄匿戎伍中莫獲淑曾

曰殺人者死律難宥錄案申諸軍府詰得其人置之法天門獄訟繁多積牘累年下車三月剖斷無留訟隨州匪民聚眾思不逞總督吳達善檄調攝州篆未月匪民聞風解散擢知沔陽州州城外有鄉曰大木林地形窪下際霖潦水漲田廬漂沒於上游築隄防禦一鄉永賴逆賊嚴金龍案起株連脅從多人淑會奉委鞠勘所活千餘人丙申授漢陽府知府所部黃陂縣有江西木商以毆斃人縣問成獄咨解到郡淑會核非真犯密訪月餘匪人果得而商冤獲雪戊辰題任湖南辰沅永靖巡道改授鹽法長寶道時方護篆湖北鹽道前任相沿鹽課積虧四十餘萬兩有奇設法籌措積其存贏以償虧項攝臬事審慎庶獄片楮隻字皆親寓目每當秋歉權其情實緩決無輕出入攝藩篆革除一切繁費禁苞苴歲癸卯情殷終養遂於是年夏奉母北歸己酉卒

紀佩先府君行述

有漢皋

集淑會襟懷蕭曠畿輔詩傳觀察湖南王蓬心太守時為永州司馬時

相倡和清遠蘊藉獨標靈響蓋得瀟湘雲水之氣為多紅豆樹有

采楚風者必以是為冠云畿輔詩傳

王大鶴字子野號露仲通州人畿輔詩傳幼慧及長博通經史為

文務根柢矩矱先正乾隆二十二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三充

鄉試同考官分校禮闈者再疊

簡四川雲南湖南正副主考提督河南學政所至輒以得士名累

遷詹事府詹事

日講起居注官

國史館纂修

咸安宮總裁受

高宗純皇帝特達知充

上書房師傅授

皇四子

皇八子

皇十一子

皇四孫讀嗣以親老乞歸養

高宗純皇帝恭謁

東陵

駐蹕通州

命皇子幸私第垂詢殷殷恩禮有加焉大鶴品學器識為海內重而持家接物勤儉寬和周急難掖後進尤見推於閭里嘉慶初丁母憂服闋被

召命時權貴尚竊威福大鶴弗善其所為遂不起卒年七十有一

著有嘯笠山房詩集祀鄉賢

通州高志

張定國武清人太學生也至孝性成父病疽親嘗湯藥衣不解帶者數月母多疾奄奄牀第少劇則憂形於色日夜禱神割左股以食進母疾獲痊後母卒事繼母殷不啻所生殷性嚴厲未嘗少假詞色而定國尤愉悅和婉每流露於不自覺用是母子之情彌篤殷或稍有不豫見定國而即釋然咸里稱之如出一口

武清吳志

李永貴武清人幼而孤家無擔石養孀母自淡藜藿而母饗殮常豐母疾篤值天寒跣足夜禱於神願以身代逾月而母疾瘳備力於人取值以給母顛愚而知孝如此

武清吳志

孫維龍字勛堂宛平人

畿輔詩傳四十六

乾隆二十五年進士選授徽州

黟縣知縣調繁鳳陽舉卓異以罰俸銀未清部議降調引

見仍以知縣用二十八年金川用兵

盧文昭孫助堂傳

發四川隨木果木

營管幹珍初索諾木之留僧格桑也陰使小金川頭目等由美諾

溝出煽故降番使復叛先攻陷提督董天弼之營次劫糧臺即潛

兵襲木果木大營時大營兵尙萬餘會運糧夫役數千爭避入大

營將軍温福堅閉壘門不納轟而潰聲如壞隄於是軍心益震賊

四面揉入聖武將軍以親兵百人搏戰與提督馬全牛天昇皆死

焉維龍出營門路壅塞不可以騎與家丁四人相扶挈遇賊且鬪

且行而僕不能從時六月十日也夜半月落賊火照林樾維龍行

至松林溝力已憊踞倚崖壁脫帽付其僕福兒曰我死於此矣汝

持此帽歸報主母知之遂拔刀自引決盧合州吏目羅載堂宛平

人秀山縣主簿周國衡甯河人納溪縣典史許濟東安人同遇害

而維龍死尤慘烈紅豆樹維龍髯而工書舊雨嗜學若性命官夥

縣令時能以儒術為治平訟寬征民有過犯僅予笞未嘗以惡相

加公餘樂與士人談文論藝邑志久不修為加意蒐輯哀然成書

又博采精擇邑中自宋迄今人之詩名樵貴谷詩選皆版行其調

鳳陽也明鳳陽太守顏容暄死流賊張獻忠之難賊焚其屍血漬

石成人形民葬石於獨山久失其處維龍多方訪求竟得之為修

其塋域自為文勒碑以表其墓道事

聞贈道銜盧

雷鐔字宗彝號西庵通州人讀書目數行下乾隆二十七年壬午

舉人宰江西崇仁縣卓著政聲充癸卯鄉試同考官其四子學濤

登道光壬午賢書鐔以是年重赴鹿鳴宴奉

旨加六品秩

賞齋如例父子先後同科時人榮之卒年八十餘著有古經服緯

次子學淇通州

學淇字瞻叔號竹卿幼而岐嶷長尤嗜學通州高志乾隆六十年舉人

嘉慶十九年進士任山西和順縣改貴州永從縣歷充丙子乙未

同考官每慨竹書紀年自五代以來頗多殘闕爰博考李唐以前

諸書所稱引者積以九年之蒐輯頗復舊觀古榆閣叢談嘗謂孟子先

至梁後至齊此經之明文即無他左驗亦當從之為說况竹書紀

年曰梁惠成王後元十五年齊成王薨十七年惠成王卒然則惠

王後元十六年齊宣王始即位以此證之較然可觀孟子至梁當

即在後元十六年王卒之前一歲也史記誤謂惠王立三十六年

即卒故云三十五年孟子至梁而以惠王改元之後十六年為襄

王之世今據竹書稱梁惠會諸侯於徐州改元稱王故孟子呼之

曰王史謂孟子至梁之二年惠王卒襄王立以本經考之其言可

信但卒於改元後之十七年非三十六年也襄王既立孟子見其

不似人君乃東至齊據竹書即齊宣即位之二年也梁至齊千數

百里故曰千里而見王若孟子先見齊宣王由鄒之齊六百餘里

不得云千里矣齊人取燕孟子明謂宣王時事史記於齊失載悼

子侯剡二代將威宣之立皆移前二十二年於齊人伐燕事不知

折衷孟子而年表謂在湣王十年司馬溫公終求其說而不得乃

將宣之即位下移十年以遷就孟子自後說者疑信各半議論滋

紛蓋自史遷移齊年於前溫公移齊年於後迄今已千年經儒者

百數十人共商此事非逞其臆說即巧作調人實皆未有定論今

據紀年則伐燕在宣王七年實周赧王之元年凡孟子書所記古

人年歲以史記漢書之說推之皆不合者以紀年推之無不合且

以竹書長麻推驗列宿之歲差歷代之日蝕自唐虞以來無有差

貸九經集解嘗自云好為討論之學每得一解必求其會通務於諸經

之文無所抵忤傳箋註疏取舍多殊非敢訾議前賢期於事理之合云爾九經集解自序著有竹書紀年考紀年義證古今天象考夏小正

經傳考夏小正本義亦囂囂齋經義考等書通州高志

紀曾藻字文溪號小癡文安人正雅集小傳少駿偉九歲日誦萬言十

五通十二經王延襄紀曾藻傳乾隆三十五年舉人正雅集小傳出為縣令歷

任山西陽城太平長子諸縣長子人喜事神每釀錢賽會奢麗喧

闐歲以為常曾藻立條教禁之會苦旱步行五十里詣發鳩山齋

禱即雨丁母憂服闋銓廣西永福令時安南軍興羽書絡繹曾藻

供頓無煩於民調貴縣貴縣界粵東高廉海匪嘯聚廖三進者逞

豪枉法尤強橫官不能制曾藻至則躬率民壯入山搜捕擒三進

等十餘人以次抵法閭閻以安擢思恩府理苗同知以積勞卒年

四十六詩宗少陵精思深湛王延襄紀曾藻傳學富才贍下筆千言立就

其古在氣其俊在骨所謂才人之作非僅詩人之作也黃世發小癡詩藻序

有小癡遺稿一卷綴輔詩傳

蕭鵬起涿州人八歲失怙家極貧母三十八歲守節撫孤鵬起漸

長勤儉務農事母孝友于其弟凡事皆遵母命每外歸必呼其母

不應則悲見輒喜母七十二歲歿鵬起撫尸泣血三日不食入殮

時淨面水鵬起盡吸之曰吾之身體皆母之血氣也母生時惡煙

忌冷歿後鵬起不敢忘一日爨室生煙近停柩室鵬起纏大布如

扇以揮之恐煙其母也至葬三日不掩棺有隙處盡塗之不令進

風冢上蒙黍稽數層懼母冷也廬墓三年然後歸家每夜必至塋

省視族黨皆以孝稱之涿州續志

戴聯奎字紫垣大興人舉乾隆三十九年鄉試解元明年成進士

授庶吉士肄

國書散館授編修嘉慶元年擢贊善五遷至詹事擢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兵部侍郎歷禮部吏部復調兵部十八年遭生母憂逾三年起署工部尋補吏部擢左都御史明年進禮部尚書充經筵講官二十三年改兵部尚書署戶部明年兼署左都御史再署吏部後降太常寺卿道光元年復禮部侍郎再復兵部尚書聯奎少篤學從邵先生晉涵受經爲文有聲譽久官翰詹故雖跋歷劇要兩充會試同考官又充雲南江西正考官會試正考官充殿試及召試讀卷大臣又出爲安徽山東浙江學政門下所得士最多聯奎爲人謹慎小心始終彌篤自躋卿貳出入禁闈二十餘年顧問之語未嘗一洩時有

密諭深夜自書復

奏至沒人莫能見其草尤好慎言雖家人未嘗妄發其周密如此與人交無所競大廷議有不合惟以理辨無疾言憤色退亦未嘗有所菲薄其和平如此然風節素峻在翰林久不遷掌院爲稽文恭璜座師也將保御史列其名滿掌院某曰吾未識面何以論其才否稽以語聯奎令往見則漫應之及舉京察又列其名某言如前稽怒召而責之曰是汝自誤也聯奎曰有命苟不得徒往無益不然若吾師者豈有所干哉稽咨嗟而罷大學士和珅掌院莅任屬官見者皆降禮聯奎獨長揖和訪時望爲額駙師或薦晉涵及聯奎邵辭不就以爲愧欲延聯奎聯奎亦辭邵曰吾老矣行移病去子宜爲後計聯奎曰吾師行弟子從之矣邵果乞休和曰吾非必相強邵君何爲此悻悻益重聯奎禮貌有加聯奎持躬儉自

少未嘗衣綺貴後燕居乃一緼袍曰秀才時服不可棄也每食盤
疏箸肉或疑其矯聯奎曰仕宦者莫不欲有守而或改操華臚累
之也惟不受華臚之樂乃不覺淡薄之苦以存吾廉不亦可乎又
嘗語人云武侯天才猶一生謹慎我輩何人此心一放則無所不
至矣故惟敬爲入德之基子其勉旃道光二年四月卒

賜祭葬如例

姚瑩戴君墓志

王振榮字漢桓號錦堂寶坻人乾隆四十二年舉人

畿輔詩傳生四十八

五歲而孤伯兄啟堂亦未冠時遠在荆南風濤險阻扶櫬維艱振
榮雖孩提盡哀如禮臧獲無不感泣咸拮据贊襄晏然旋里嗣就
傳過目輒成誦

莫晉祭王錦堂先生文

性孝友禮法自持

紀昀王錦堂先生傳

晨昏奉

母外不問家人生產

莫晉祭王錦堂先生文

教子弟以忠孝相勸勉平生自

奉如寒素至義所當爲則多金不惜

王錦堂先生傳

性尤嗜古

莫晉祭王錦堂先生

文

與同邑芮勵齋講洛閩之學韓歐蘇之文座主梁相國詩正深

器重之或有譽之者以爲王謝風流由來固遠振榮徐應云遠推
江左何如近守家風辭寡者吉非尙清也行篤者至非飾度也聞
者咸服

畿輔詩傳

葉世經字子常大興人受業朱學士筠之門乾隆四十二年舉人
五十二年大挑以知縣用分發湖南初攝道州民俗健悍以人命
爲詐財計一月得四十五案擬抵者二人餘皆坐誣其風遂息逾
年補瀘溪苗人雜處商賈經其地率肆搶掠守土者患之往往成
巨案世經始至命一二人諭以理法苗皆輸其物予民期年囹圄
遂空五十五年調綏甯次年丁內艱歸嘉慶四年服除揀發福建
補古田縣古田俗多溺女火葬爲文勸之民皆感泣三月餘民自
毀寮房四千餘閒攝侯官適古田以蘇泉一案聚眾大府以世經

得民心令回任世經歸眾遂散十年再攝侯官有尙幹者爭覘地
與他姓互毆五寨巡檢某受賄以謀逆聞撫軍調兵千人勦之世
經聞卽詣撫軍曰尙幹無知械鬪或有之謀逆則未也某請親詣
之撫軍曰子輕入其阻設有不測奈何世經曰某爲民牧顧聽無
辜百姓被戮又奈何撫軍色動徐曰子必欲親往命保都司帶兵
二百人護送其可時制軍亦厲兵秣馬矣世經馳止之旣行軍二
十里外率僕役三五人至則眾已潰逃世經詢其情果與林姓爭
地傷十餘人幸不死拘首從不以獻世經曰我無以復上命勢將
以兵爾曹何利焉獻其首林是安世經曰一人不能傷十餘人復
獻五人首擬戍餘枷杖案定全活數千人大計卓異引
見後卽投部謝病歸或問爲治如何世經曰吾初蒞湖南見甯遠
令汪君輝祖虛心請益每事必諮後見魯太守習之曰良吏無它

視民事如己事視在官如去官則無不行其志矣吾蒞政行法不
敢馳逐聲勢者皆兩君之教也在古田一夕擒巨盜黃吾燦並其
黨十六人平其巢民害頓除攝南臺同知聞海盜蔡牽之黨林佑
父子捕而置諸法悉得其通盜書聞風遠遁者五百餘家在侯官
釋被誣頂囚之生員林某性伉直不善事上官二十年不遷官無
悔色家居十餘年退坐手一編閉門卻掃春秋佳日步履晴郊尋
花藝樹怡然自得不知身世之有繫牽也卒年六十五
朱彬葉君墓誌銘
王書香保定人廩生綱揚子生四十日而綱揚卒母楊氏撫孤孀
居貧無一椽疊值凶祲日不再食香長成母命爲人贅壻香泣曰
母何倚卽終身無婦不忍一日離母也於是業捆屨易食以養母
見母不怡輒學嬰兒嘔笑狀以求母歡終身不娶朝夕不離側母
得温飽壽八十四而終當事孝之扁旌其門

保定成志

李維寅字春旭一字欽伯大興人

正雅集小傳

父蔚字青岑乾隆二十

一年進士官廣東潮州府知府有嵐秋山房贍藁春旭少篤學年十九舉於鄉乾隆四十九年會試以國子監學錄用授廣西義甯縣知縣義甯地瘠民情維寅以勤墾種興學校爲事鄰邑有僧惑眾作亂維寅微服入山縛之散其眾調宣化適安南用兵徵輸饋餉車舟供帳之役什倍他邑維寅經理裕如而民不擾總督福康安廉其賢奏擢左州知州嘉慶二年春西隆州苗變時方署養利得替乃馳赴舊州募鄉勇禦賊總督吉慶率官兵繼至維寅上書言軍事略曰苗不足憂當安民民遭焚掠無所容且從賊而賊勢成矣古稱徵兵滿萬不如招募數千蓋以募爲賑民心安則賊氣奪况其急私讐悉敵情者乎夫苗不能盡勦也宜主撫然不可不威以撻伐苗性本嗜殺承平日久驕而思逞非使力窮心餒則翻

覆未可知耳博引宋明征苗前事辨論數千言繪地圖山川夷險攻守形勢了然吉喜檄維寅隨營辦理糧餉符檄事嘗督鄉勇開隆愛山苗以木石拒山徑維寅奪其七隘礮碎馬前蓋不爲動山澗湍急無舟梁眾相顧逡巡維寅縱馬涉中流眾皆奮呼以從遇賊戰擒其酋歸紅水江者黔粵之限苗恃以爲險者也造巨艦十餘將犯我吉患之維寅夜至江察彼岸燈火滅沒使人泗而過盡斷其纜沿流鼓噪守船賊暗中突觸自相殺乃得其船渡江解冊亨州之圍事聞奉

旨升授太平府龍州同知九月官兵凱旋大府檄維寅與左江總兵穆克登布留後時近江十三寨尙觀望不附維寅破高寨之匪招撫餘苗安其居民歲盡歲功明年將引

見以案被議不果行歷署永甯全州河池各州事染瘴卒年五十

有一有廉餘詩集二卷

畿輔詩傳二十八

楊燕緒字叔翼涿州人乾隆五十一年舉人大挑以知縣分浙江
母老告近改河南時湖北白蓮教齊王氏姚之富等擁眾拒官兵
浙川適當衝奉委攝浙川事縣城武職惟把總一員步兵二十名
人情洶洶於是繕城郭募丁壯謂浙川為豫衿喉賊入則全省動
搖宜厚集兵力扼要隘上其議於大府從之遂調蔡參戎范蘇二
都司至境協守聞紅龍廟溝有繆名高者謀不軌與賊通江見從
為羽翼蹤跡詭密燕緒遂督兵役潛入名高家縛之搜獲白布號
衣及兵器甚夥適齊王氏率賊數千侵縣南鄙之李官橋方肆焚
掠旋即奔竄詞之蓋賊偵知已戮名高故驚遁乃約蔡參戎等率
兵追剿捕獲教匪二千餘人置於法釋矜疑者四百餘人六月代
理唐縣八月復調浙川時賊方警適巡境至城隍廟見廊下一人

顏色有異嚴鞫之乃賊黨也斬之次年補內黃縣十一月賊目張
漢潮由四川犯河南復檄知浙川燕緒蒞浙既久民服其威信每
聞有警不以賊之緩急為喜懼而以楊之來去為安危焉是以四
年之久賊蔓延三省卒不能越浙川一步則扼守之功為多丁母
憂起復權知浙江蕭山縣蕭劇邑也燕緒至為之撫孱弱抑豪強
有某甲以非罪繫一訊白其誣釋之民大悅補桐廬縣獲逸犯莊
以涖莊以涖者温州戍官盜魁也燕緒才性敏決每斷一獄堂下
觀者數百人見其訊判莫不頌服袁某者邑巨猾也狡賊健險為
良善害下車即擒治之奸黨斂迹治聲震遠邇未幾以病終先是
在豫時奉符檄赴宛至菊潭界馬驚逸傷一童子老嫗號咷至聞
係燕緒馬收涕曰是楊使君耶使君三涖吾浙有再造恩今忍以
子累使君耶行也此子即不救無怨蓋其德被浙民者深矣

涿州續志

趙曷大城人曷生於河南甯陵縣生八日而母歿葬甯陵郭外勒石於礦中以誌曷歸及長念母必泣乃行乞至甯陵葬處已迷號泣露宿越半年遇舊僕約略其地掘之片石宛然負步而歸

大城采訪

王大三河人母得暴疾家貧不能服藥割股煎湯以進母口噤不能食復滴血以飲母病即愈

三河陳志

方聯聚字樹星大興人乾隆五十一年舉人六十年大挑一等試用甘肅知縣涼州有疑獄五年不決聯聚至一鞠而服大府以爲才累委署安化碾伯靖遠靖遠有瓜果之供爲民累聯聚罷之首令移書力索之方與往復辨論而以受代還會城旋因有兵事奉檄隨營差委未至前一日官軍潰於秦州督部夜馳入成縣城聯聚聞之改道詣成上謁會督部方急求一書記草奏稿不得聞聯

聚至甚喜因授以意言乘月追賊殺數千人忽雷雨猝至不辨彼我亦折兵數百人聯聚知其辭不誠謝弗習當是時川楚賊方熾出入蹂躪鳳翔秦階之間而禮縣最當其衝遂以聯聚署縣事賊首張漢潮王三槐等時至城下或仰攻數日去聯聚守禮縣九月屢瀕於危然遠村難民輒啟關納之或以爲疑聯聚曰城以衛民此固禮縣民也奈何棄之因下令各鄉因山築堡以備賊先是有某將軍者素不輯兵所至攘奪居民衣糧羊豕嘗過禮縣呼門欲入百姓驚懼聯聚乘城與語請屯兵城外而城中具芻秣犒師將軍怒曰吾率大兵逐賊兼爲護汝城而來汝何官而敢拒我聯聚曰逐賊護城兼應距城結營爲犄角勢安用入城某官雖卑然有守土之責去留生死在將軍耳城不可得開也將軍語塞飭其眾屯於城西已而語人曰行軍以來所見強項令獨一方君耳聯聚

既全禮縣城又前後獲賊目數十人功皆未敘既受代特署委階州尋又以勘災會甯忤上官意借補肅州州同有布政使王某者從容問論語閭閻之義聯聚應聲曰閭閻和悅而諍也王默然聯聚生平爲學以剛毅節儉爲本所至倉庫無絲毫虧缺自度得禍止於失官故能必行其意不爲非禮所屈久之調知成縣成卽前督部夜馳所入城也迺因彫敝之餘勞來安集稍稍葺廬舍事農桑約法疎略吏民大和然後擇其秀者自爲師課之凡在成六年訟幾息嘉慶十一年大計卓異入都引

見歸調平番平番地當孔道送迎絡繹自聯聚至過境者皆戒從騎曰方君爲平番矣慎毋擾彼性剛不汝怵也明年擢靜甯州以母喪去官服除謁選廣西初至署蒼梧梧州方有水災方伯來勸從者索供張食具費不貲聯聚自出慰諭之不可語益肆聯聚大

怒叱隸出索繫之往見方伯曰公以水災故按部至此見餓殍縱橫雖有珍膳當不下嚙而從者橫索如此此必非公意也特繫之來請公責之方伯不憚徐曰君甯不可自責之耶聯聚起立應曰諾趨至階呼隸牽入杖之方伯大慚怒他日言於大府而大府意奇君方伯亦適以他事罷去尋署永安州又署定明州定明與安南接壤而所屬有四土州聯聚議上宜興革者數事皆不得請歎曰位卑而言高罪也吾將終緘其口乎二十一年補永康永康距會城二千餘里民俗椎魯爲之期年比屋聞讀書聲矣而聯聚屢乞致仕二十五年二月始得請代者至聯聚喟然曰吾乃今知免矣會當暑不得行以是年八月己丑卒於永康寓舍子履錢履筠

陸繼輅方君行狀

履錢字彥聞幼隨父任同官楊芳燦驚爲奇童中嘉慶二十三年

舉人道光六年梅會亮方大挑以知縣用分發福建署永定縣事

調署閩縣事期年卒於官年四十一張成孫方履錢初試吏持已

廉任事勇其宰永定時豪胡鳳兆與族人某甲不相能殺其子劫

其父棺棄深山中前令數年不能捕履錢為書諭之反覆數百言

遣一役持往鳳兆見書泣曰鳳兆死矣會勘事經其鄉徑出謁輿

前自首願歸死獄吏遂論如法南鄉民許開玉殺其族幼姪而逃

緝弗獲履錢禱於神開玉至廈門將浮海矣忽愴然歸抵縣解堂

皇閒負手躑躅門吏有識者執之一訊而服求之古循吏傳鮮有

異政若斯者也陳壽祺方彥閩為會城首邑事既煩且一省政治

皆得與聞大吏倚以駢上下故非久歷劇要者勿信任履錢試用

才一年未除真而奉調非故事也以是益奮勉晨則摧政治於上

官退則判決訟獄又常進紳耆而考利弊閒以賓朋酬酢日幾無

刻暇暇復校誦經史手丹鉛之不半載釐積訟五百餘事而以文

行道民一如治永定其俗好鬪小不適輒持械格殺棄其尸官勿

得問履錢集鄉老多方曉諭之復偵知其將鬪者卒馳往杖懲焉

故終其任無械鬪者會大旱步禱烈日中體素豐頤不耐暑又憂

無雨日焦悶遽得伏暑症五日而卒卒之日猶問天雨否蓋其銳

於志果於行而不自知體之不支也履錢讀書善求間經史百家

言皆好之而能貫其源流善為駢儷文渾厚淵雅希蹤於范蔚宗

詩則規箴于晉唐詞則胎息于北宋張自天文地理氏族金石錢

幣及六書九章之法梵夾之典靡不綜貫尤酷嗜金石文字少壯

行萬里所至深山古刹必攜氈椎與俱遇殘碑斷碣隱隱有字手

自捫拓以歸如獲拱璧足所未到必屬所知代訪所積幾萬種著

萬善花室文集六卷續集一卷詩五卷詞一卷河內縣志三十卷

武陟縣志三十卷永定縣志二十卷伊闕石刻錄六卷富蘅齋碑
目六卷希姓錄一卷泉譜一卷陳志子駿謨駿謚孫恮吳育墓志
世其學

恮字子謹博學能文好泛覽後知其寡要乃求古文義法於桐城
諸家以爲未足進求之聲音訓詁以爲未足進求之典章文物期
致諸實用又嗜會稽章實齋之書以爲能推原官禮深窺六藝之
精微羣言之奧旨而部次條列比之劉向鄭樵而得其精可謂專
家之學恮既肆力性尤精敏初不解算術見勞乃寬筆籌算略數
夕卽能通其法光緒四年四月卒年三十婦趙殉之黃彭年常
章宗源字逢之大興人原籍浙江山陰乾隆五十一年舉人少聰
穎不喜爲時文以對策博瞻發科益好學積十餘年采獲經史羣
籍傳注輯錄唐宋已來亡佚古書盈十餘笈自言欲撰隋書經籍

志考證書成後此皆糟粕可鬻之然編次成帙悉枕中祕本也又
言輯書雖不由性靈而學問日以進爲此事久之亦能爲古文爲
駢體文矣又以今世所存古書版本多經宋明人刪改嘗恨曩時
輯錄已佚之書不錄見存諸書訂正異同文字當補成之其已輯
各書皆爲之敘通知作者體例曲折詞旨明暢古書多亡於北宋
故輯書始於王應麟近代惠徵君棟踵爲之

四庫全書用其法多從永樂大典寫錄編次刊布甚夥至於宗源
則無書不具焉孫星衍章始欲售之畢督部沅會楚中有兵事而

止時孫星衍爲山東兗沂曹濟道欲購之未果孫星衍譙周初都

門廣慧寺有妖僧明心者誑人以符錄降鬼僊又賄客僕從刺撲
隱事面發之示神驗京朝官之佞佛者大爲扇惑爭饋貽之僧益
豪橫事敗僧以罪遣歸南中宗源等以牽連斥革章宗故事斥科

甲當上請故相和坤擅權變亂舊章曰我吏部也去一舉人名易耳采訪遂罷斥不能復與會試僧又潛出遊齊魯間就大吏之不

潔者網賄遺易姓名捐職丞倅出入詭祕甚而宗源等猶信之持

長齋意境寥落所館居停厭薄之焚其所授書嘗言吾教學令學

徒集十三經夏殷佚禮惜為主人焚之矣其篤好古學如此古史考序

星衍著三教論時京朝官惑於妖僧日甚因以曉譬之大吏某倚

上官勢屬去其文不得宗源亦言之星衍戲曰君以生平輯錄書

付我我即去此文君如不忍是色空之說不足恃也章宗源卒源傳

後遺書為中書葉繼雯所得星衍得數種為刻叢書中古史考序

舒位字立人號鐵雲大興人乾隆五十三年舉人祖大成康熙壬

辰進士官檢討有試墨齋詩集鐵雲詩傳位幼承家學工詩古文

先正年十歲即下筆成章十四隨父翼官粵西永福令讀書署後

鐵雲山房因以自號冷廬雜識安南入貢隨父迎使者賦銅柱詩相

贈答弱冠登賢書陳文述舒鐵雲傳屢試禮部不第客黔西道王朝梧所

會苗匪蠢動威勒侯勒保檄朝梧從征位為治文書勒保大加賞

異數召至軍中與計事勒保移督四川邀之同行以母老辭先正事略

既歸貧無以養乃乞米吳楚間出行攜二大篋一儲書籍一儲絲

竹此外行李蕭然也冷廬雜識當勒保征苗時檄調土兵貴州土司

龍躍病命其妹龍氏帥兵馳抵軍門龍氏年十八長身白皙結束

上馬出入矢石間所戰必捷秦良玉不是過也事平後勒保為龍

氏執柯將以歸位位婉辭之陳文述撰詩集序位丰神散朗如魏晉間人

紅豆樹館詩話國子祭酒法式善以位與嘉興王曇常熟孫源湘為三君

詠舒鐵雲傳在真州聞母喪戴星而奔不納勺飲者彌月以哀毀卒冷廬

雜識位性情篤摯好學不倦於經史古文無不讀尤喜觀仙佛怪

誕九流裨官之書一發之於詩為詩專主才力每作必出新意舒

雲傳嘗論人無根柢學問必不能為詩無真性情即能為詩亦必不

工所作合騷掩雅矜奇灑落雖極意馳騁而無泛駕之虞蓋博涉

羣籍性情根柢載之以出非枵腹從事拘牽格律者比也誕之夕

母沈孺人夢一僧執桂花自峨眉來覺而生故又小字樺禪云紅豆

樹館詩話

劉子權字致中通州人有至性母病危將割股姊知洩於母母責

以大義乃止焚香籲天願終身茹素減己算以益母病尋瘳後親

喪鄰人不戒於火延其廬權抱柩欲殉人挽之不去忽風起火熄

風頓止皆以為至孝所感云通州高志

崔國祚字延齡寶坻人貢生父早逝奉養後母極盡其誠家頗饒

多侍使然潔修隨奉盤匱不欲令他人代也母病移傍母榻旁跬

步不離中夜聞呻吟立起及歿哀毀如禮邑人以為難國祚性好

書工數理每占輒奇其中其讀史至篤行諸傳輒潛焉出涕以悲

蓋天性然也康熙中表其門弟國祺字永齡亦以孝聞值邑中連

大水以買地濟貧及災息仍還其券鄉人多德之寶坻洪志

王殊渥字佩新號古愚寶坻人乾隆五十九年舉人畿輔詩傳初

補浙江蘆瀝場大使調下砂場俸滿保薦選山東齊東縣知縣調

歷城升東昌府同知調濟甯直隸州知州殊渥精敏仁恕通曉治

體服官三十年大吏倚如左右手宰歷城嘉慶十八年九月定陶

一帶白陽教匪為亂殊渥偵知反狀請於大吏斬先獲教首崔士

俊等以絕覬覦歷城刑人嚮在南校場時匪黨二千人伏南門外

謀劫以叛殊渥調兵衛南校場而潛押崔士俊等於西門羅城斬

之其能謀善斷皆類此事平撫憲檄總理審案軍需清查局時三

局冊卷度閣如巨束殊渥手目並用旬日之間悉貫其首尾大吏信久案非殊渥署押不定殊渥亦思有以報知己不自惜其精力核卷率至漏三四下一字未安不敢寢軍需報銷數百萬清查虧空數百萬皆其手定而平反疑獄定爲信讞者亦以萬計旋有構之於大吏者奏參冒攤軍需奉

旨革職拏問已而審係誤參開復原官分發山東歷署濟東泰武

臨道鹽運使卒年六十高繼珩古愚公墓誌有且佳爲佳軒詩二卷畿輔詩傳五十

二殊渥詩不多作然抒寫性靈時多佳句如散衙朝判牘聽雨夜

鈔書移花醒蝶夢轉枕聽春潮孤燈聞雁夜小雨落花時挹其風

味皆淡而彌旨也紅豆樹館詩話

王嵩年寶坻人以鹽提舉改選廣東南雄府通判嵩年性磊落不

善治家人生產而醇謹任卹鄉里稱善人中年喜壯游南北名勝

履綦幾徧五十後始服官三子皆家居惟少子旭晟夫婦偕往行至灘河嵩年以時疫歿時方溽暑一葉孤舟泊於荒野少年夫婦惟知引涕長號無棺以斂亦無所爲計也忽有老父登舟致唁唁畢問里居官閥甚悉慨然曰我有一棺願以相畀因命僕攜長年數輩上岸由山螺旋而入見村落至翁家扛棺歸舟棺輕而堅剝木爲之當時亦不知其可貴方翁之去也旭晟以斂事愆遽未遑問其姓名斂畢疾覓翁詢棺價將酬之以直再循舊路村落渺然羣於山路叢雜迷疑所嚮及問採樵人云此山口百十年前曾有一村兵燹之後久廢其址我樵此有年矣有當知之無勞空索也停舟三日訖無端緒夫婦惘惘不得已張帆而發抵家家人視其棺楠木也香溢一堂閭里傳頌以爲忠厚之報云史三

居會天大雪知縣魏繼齊過其處聞歌聲出地中怪之左右曰張乞人也呼出問之答曰今日我之母生辰歌以勸餐耳命車載其母子至官廨繼齊母餽其母大布及粟繼齊餽乞人錢十緡乞人叩頭曰官母賜我母不敢不受官賜我我不敢受繼齊曰不猶愈於殘杯冷炙日夕沿門乎答曰殘杯冷炙我母甘之久矣且無所污也我愚民初不知此十緡官何所受之我母年八十我年六十有一爲官清白百姓足矣繼齊慚汗下不復強授焉爲營室於城內金花巷將命居之乞人負其母去不知所終

清獻堂集三

金克城字孚中一字恆甫大興人學有本原所蒞有政聲宰江西之新昌萬載廣昌宜黃瑞金而於瑞金尤著又宰甘肅之碾伯安定每蒞一邑計月立簿爲交代總冊曰吾時以自省且不使人欺也又所至之境必寫四至八到山川地圖於屏几地勢險阻與利

弊所繫無日不往復於懷也在碾伯湟水高店堡舊有二渠引湟灌之廢三十餘年矣克城捐俸修復又按修皋蘭紅柳溝渠民得長享其利在瑞金縣西南桃陽隘庵子前爲章貢上游路通閩粵舊有石橋坍塌七年矣克城捐俸葺之凡修葺陂塘四十有六橋梁四十有四初至瑞金手釐積年訟牒六百三十餘案嘗仿王文成編鄉約法立約長約副約史約贊定彰善糾惡之牘邑有貢生張永堯永亮兄弟訟產視之二人鬚髮皆白矣然氣洶洶面青白色迺爲徐徐與說後漢樊重三世共財唐張公藝九世同居等事二人者氣色漸和又呼使近案前曰予家大父當分居時一切財產讓不受僅取戶額數字耳後宅房漸衰替而吾大父獨享年八十有四子六人登科者五成進士者三間世難得者兄弟耳爾二人年皆垂老知相聚尙有幾日忍復相構耶二人噫鳴流涕相抱

順天府志一百二
持痛哭而去又條復錦江書院增膏火以朱子白鹿洞規條及桑
弢甫調元大梁講院課規爲士人式蓋調元克城所師事者也克
城篤志諸經議論有根柢謂易八卦方位明著於說卦傳不可移
易宋儒未達乾西北坤西南之旨乃以先天圖爲伏羲所定方位
易注之最古者無若李鼎祚集解所列三十餘家皆未言及此漢
隋唐志亦無易圖之目朱子謂其出自陳希夷宋史藝文志希夷
惟傳龍圖一篇此所謂先天方位圖者卽以之屬希夷尙無確據
而况可躐加於文王孔子之上乎此論大義與胡渭樵易圖明辨
相埒錢大昕亦有此論而克城一生殫力民事其貫穿經訓又如
此克城旣罷官歸里居又十二年而卒翁方綱金
史謙字昭和別字牧菴宛平人甘肅提督
史公墓碑父名義茂學早世配同
郡沈氏時年二十有五力貧撫其三歲孤側室王年二十有二矢

志同心相提抱以成其宗嘉慶間邑人上其事有司

詔旌雙節史氏雙節
合葬墓表是爲謙之母謙以兵部則例館效力敘選尉

延平之永安官二十年兩攝安沙下淡水巡檢調尉臺灣之鳳山
廉而卹下所至民親漳賊林爽文起漳化踞諸羅南及鳳山鳳山
城自鄭氏築累土數尺耳營兵號千人分防十六七謙度不可守
誓以身殉入辭其母曰兒不克終事母矣願母自愛強飲食無復
念兒乃屬其子善載曰我死職也大母老矣吾力不能滅賊致震
驚老母罪也汝奉大母避寇亟出民吳永芳者其人好義可依恃
居又瀕海若乘間北渡庶免於難大母安我死瞑矣處分畢徑出
禦賊不復顧賊莊大佃者薄東門謙從知縣湯大奎等開城出擊
戰甚利賊卻走至十餘里外俄潛眾右移突傅北門殺千總丁得
秋以入謙巷戰不利馳還縣廨與大奎朝服坐堂皇賊大至奮起

斫賊不殊瞋目罵不絕遂遭害大奎亦死焉乾隆五十一年十二月十三日也至夜百姓號赴爲義斂與大奎竝殯於縣堂大兵檄調未集義民四起擊賊復數縣顧力不及俄又俱陷鳳山之再陷也縱火縣廨謙棺及焉百姓又號赴掇骸骨櫛之揭其官氏奉之野廟中五十三年春爽文等伏誅謙族子積丙方在軍中先趨護其櫛內渡善載始奉其喪歸事聞

高宗褒閔賜祭葬世襲雲騎尉崇祀昭忠祠子善載錢儀吉記事續藁

善載字叔輿別字松舟廕雲騎尉及引

見故事當出隸督標善載獨被

高宗旨留京營學習京營有世職自善載始繇守備累官至南營參將清操遠度不競不隸境治咸肅

大駕春秋歲事常從屬車癸酉秋畔民闖入

宮禁

仁宗自行在旋蹕善載先路清塵嚴捕匪黨九門方戒嚴善載言於步軍統領索綽羅請開城便民以安眾心仍檄巡密詞匿賊者罔赦如言事定時論稱焉統領以是數引薦數年間擢中營副將軍政一等又以陸路總兵舉善載德器凝定每應變如平時

上又稔知之

登極逾月卽拜甯夏鎮總兵之

命至則嚴紀律除戎器補佚馬練部曲而厚勸賞擡礮之制火器至捷善載始創爲之遂以入奏尋

敕下各鎮皆用其法尤善卹士卒因知其才否良惡怯勇獎拔皆允其任回疆五城陷善載以楊忠武遇春檄帥千人西討始扼守庫車沙爾雅揚威將軍至調隨營統吉林索倫兵爲前敵繼又以

糧運將不集委善載爲翼長總後路督運駐第九臺巴爾楚之生
地莊冰澌汎濫路絕善載於第十一臺衡阿拉克池北得沙岡處
伐木開道十餘里道通運以無阻和闐大臣死事奏以善載署理
竝偵緝玉努斯逸匪時所過邨堡大抵空無人有獲者反復訊無
從逆迹卽釋之先是余步雲斬所獲者將入告邀善載連署名善
載謝曰子之功也固言之卒勿署善載處事以誠而性仁讓雖懸
軍荒外不易其素守如此和闐城被焚回民畏役四遁善載先張
示具言使者所以勞徠安集之意速歸無恐則葺垣墉勸屯種省
徵調民間風還業歲適有秋運麵十萬斤軍中以繼饟又送絮襖
袴各二萬爲冬備尋奉

命還鎮復得

旨交部議敘己丑春署甘肅提督是冬引疾歸時長子致蕃官刑

曹善載京居十年致蕃出守福甯調福州擢江蘇常鎮通海兵備
道皆就養善載願身廣額爲人厚重坦易其論事言盡而氣益和
尙信義一諾死生無變喜爲詩工書法嗜老子道德之旨觀物從
容蕭然有以自樂癸卯冬仲書諭其次子致昌大梁謂天寒不得
游金焦二山但看醫書遣日耳數日病遂卒

提督史
公墓碑

華陽吳祖椿校

